**后政坛：遗产**

(AFTER POWER: THE LEGACY)

**一位前总统的破格坦言**

作者：朱利安·李，记录与一位美国前总统的对话

版权所有 © 2025 THE EPOCH MEDIA。保留所有权利。禁止翻印。

**致读者**

**本简体中文版以免费形式赠予读者——如一缕清风，悄然穿越名为「防火长城」的无形之墙，来到你身边。**

我们身处墙外，但并不割裂。我们看见、理解，并深深共鸣于你的处境——在这个时代，仅仅为了保留内心一份独立思考的自由，就可能要承受许多不为人知的代价。

若这本书，能以任何一种方式来到你手中，那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它或许不能带来什么宏大的答案，但请将它视为我们想要说出的一句话：

我们在这里。我们与你同在。我们愿意尽己所能与你分享这一切。

愿光明穿越所有屏障，

愿良知跨越所有高墙。

—— THE EPOCH MEDIA 敬上

**编者注**

本书基于真实的故事、事件与背景撰写而成。然为尊重个人隐私并避免对部分人士造成影响，书中人物姓名及部分识别细节已透过文学形式进行更改、简化或重构。

书中部分内容为当事人的个人视角之陈述，反映其在当时的亲身经历与个人认知。此等观点不必然代表 THE EPOCH MEDIA 的立场。

在行文方面，编者虽已进行必要修订，然为尊重原著人物，并保留故事的精髓与生动性，我们已尽力保留人物最原始的质朴感与语气。

**编者**



**前言**

*(我坐在此处，在与他那场命运般的会晤过去数月之后，记忆却仍如昨日般清晰。)*

世界因他那些撼动金融市场的决策而认识他。

因他那些重塑地缘政治版图的谈判而认识他。

也因他那些面对数百万人的演说而认识他。

他是一位前总统。

是曾经站立于世界权力中心之人。

但这场为期四天的对话，其目的并非回顾他的政治遗产。

它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我准备已久，却未曾料到它会开启一扇全然不同之门的问题。

「卸下权力后，您看见了什么？」

(我仍记得，此问之后那片刻的沉默，以及他那悠远的目光，仿佛他并非看着我，而是凝视着那穿透时光之墙的远方。)

他的回答，开启了一段认知之旅，一条思想之河，将我带往远超乎最初预期的境地。

我们从民主体制的脆弱起程，行至强权之间的无声对抗，

再到那些科学尚无法解释的现象之揭示，从不明飞行物（UFO）到他曾惊鸿一瞥的「祕密委员会」之存在。

(我曾以为，这些是互不相干的主题。)

然而，所有这些路径，最终都被他引向唯一的参照点。

人类的道德败坏。

以及一场心灵觉醒的必要性。

因此，这次访谈，已不再是一份新闻作品。

它成为了一份见证。

一位曾身处权力之巅，而后领悟到一个简朴至极却令人心痛之真相的人的见-证。

真正的权力，不在于改变世界。

而在于，守住己心不被世界所改变的能力。

作为提问者，我现在将退居幕后。

并邀请读者您，一同走入这场对话。

并非为了寻求最终的答案。

而是为了，能像我一样，为自己开启更重要的提问。

**朱利安·李 (Julian Lee)**

对话记录者

**第一天**

*(房里只有我们两人。午后柔和的光线穿过大窗，为书架上满置的旧书披上一层金色的微尘。没有摄影机，没有麦克风，只有我那台小小的录音机静置桌上。)*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

感谢您同意这次会面。

为尊重您的隐私，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将不称呼您的名讳。

*(我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

第一个问题……请问您卸任后的感受如何？

是否有任何……成功、未竟之事，或是遗憾？

*(他轻轻向后靠在椅背上，双眼望向远方，仿佛在回顾整个人生。)*

**前总统：**

你好，年轻人。

也感谢你提问时的细腻。

说实话……

卸任之后，第一个感觉是……如释重负。

在位时，每一天都是无尽的压力循环。

一场午夜的紧急会议。

一通电话，只要说错一个字……整个股市便为之震荡。

一个军事决策，可能关乎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远离那张椅子后……我才感觉自己又变回了一个人。

*(他稍作停顿，像在让那些记忆沉淀。)*

关于任期……

我想有几件事是值得骄傲的。

我推动的一些改革确实带来了成果。虽然缓慢，且不完美。

但我从不自欺。

许多目标未能达成。

有些事我想做……却力有未逮。

因为体制。

因为国会。

因为媒体。

因为那些你不会在报纸上读到的「地下权力」。

或者……单纯因为我错了。

(他的语气沉了下来。我感觉到，这是最难启齿的部分。)

至于遗憾？

当然有。

很多。

我曾批准过一场空袭……后来的报告却指出有平民伤亡。

有些会面，我本该拒绝。

有些人，我曾过于信任。

而最重要的是……

我遗憾在某些时刻，我不得不选择「政治」，而非「真相」。

但那是留在牌局里的代价。

*(他直视着我，目光清澈而带着一丝疲惫。)*

而那，也正是我今天能坐在这里与你交谈的原因。

以一个人的身份。

而非一个职称。

**朱利安·李：**

感谢您的坦诚，先生。

我有许多问题想请教……

首先，让我们谈谈体制问题。

如果像美国这样的政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模式，在实际运作中仍有这么多问题……您对其改进有何见解？

又，与共产体制相比，您认为共和国在哪些方面……较为逊色？

**前总统：**

*(他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兴味。)*

一个直接又尖锐的问题。

我喜欢。

我们总是很自豪地称美国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国」。

是「全球民主的灯塔」。

这些口号在演说中听来悦耳，在大厅里回响宏亮。

但当你亲身坐进椭圆形办公室，从内部审视权力这部机器时，你会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辉煌。

我们的国家之舟巨大而稳固。

但船身却爬满了名为「利益集团」的藤壶。

使其移动得无比缓慢与沉重。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体制正被金钱所操控。

在美国，资本与政治已如骨髓般紧密相连。

大财团。

金融巨子。

游说团体。

他们无需竞选，影响力却比总统还大。

我曾亲眼目睹一项对国家未来极为有利的清洁能源法案，被掏空、被扭曲成一纸空文……只因一家石油集团的说客在其中添上了一句、一个词。

真正的权力，不在投票的民众手中。

而在开支票的人手里。

*(他停下来，啜了一口水，目光变得深远，像在回忆权力长廊里那些无形的战争。)*

那么共产模式呢？

我不会说谎，我从不认同独裁、审查或压制自由。

那些都与人的尊严背道而驰。

但我必须承认一点，一个不太悦耳的真相。

他们的体制，在仍存有理想时，能如箭矢般行动。

迅速，且彻底。

他们不需花费数月与国会妥协。

不被媒体所掣肘。

在做出艰难但必要的决定时，不担心「支持率」下滑。

他们像一把铁锤，能立即击碎障碍。

而我们，则像一部复杂的机器，被设计来维持平衡，却因太多零件拒绝合作而齿轮卡死。

我们的共和国，弱点就在于此。

越是民主，权力就越分散，而在危机时代——速度就是存亡关键。

但也正是这种分散，才成为保护人民免于铁腕统治的城墙。

问题是，当那座城墙被金钱与媒体收买时……

那民主的外壳，便只剩下一张面具。

一个用来掩盖内部腐朽的美丽舞台。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看着我。)*

你问如何改进？

唉，我为这个问题辗转反侧了不知多少个夜晚。

如果我有一根魔杖，有三件事我会立即执行。

*(他竖起三根手指，眼神变得锐利，仿佛在谈论一场他早已洞悉的战役。)*

第一，直击最大的怪兽：对竞选资金与游说活动施以极其严格的限制。

为何？

因为那是侵蚀我们民主的癌症。

如今，选举不再是理念的竞赛，而是金钱的赛跑。

黑钱、来源不明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的资金，正淹没普通公民的声音。

共和国的灵魂，正被卖给出价最高者。

第二，对参议院与众议院实施任期限制。

有些人已在位四十年，甚至更久。

他们带着理想来到华盛顿，却因待得太久而成为「沼泽」的一部分。

他们不再代表家乡的选民，而是代表环绕国会山的利益集团、国防承包商与大财团。

任期限制将迫使他们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

这将带来新的血液、新的思想，并打破资深政客与游说集团之间那种有毒的共生关系。

第三，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必须彻底改革选举制度，终结「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这种不公正的选区划分。

这是一种合法的诈欺，政客们亲自划定选区地图，为自己预选选民，而非让选民选择他们。

这为两党都创造了「安全席位」，候选人不再需要说服中间派，只需取悦党内最极端的选民便能胜选。

这就是为何我们的政治日益两极化与恶质化的原因。

*(他放下手，摇了摇头，那摇头中充满了疲惫与无奈。)*

但说来容易，做起来……你知道的。

当掌权者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动用那份权力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无论最初的理想是什么。

**朱利安·李：**

先生，这些议题我想稍后再深入探讨。

现在，我想进一步请教体制本身。

共和国显然比共产主义自由。

但与封建时期的政治相比呢？一位君主治理……这其中是否有任何优点？

**前总统：**

*(他缓缓点头，眼中闪烁着沉思的光芒。)*

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必须承认，过去我曾视封建制度为过时的遗毒。

但在权力中心多年，在观察了共产、共和及现代专制体制后……我不得不以更公允的视角重新审视它。

君主模式，尤其当君主有才有德，是一位真正的「明君」时……它拥有我们现代共和国正逐渐失落的优点。

*(他抬起手，缓缓地屈指计算。)*

首先，是远见。

一位美国总统，我很清楚，任期四年。幸运的话，连任八年。

这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眨眼之间。

太短，不足以实行深刻而持久的改革。

但一位君主，他无需竞选，无需取悦媒体。

若他真心为民，他可以推行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战略。

其次，是速度与统一。

在我们的共和国，仅仅通过一项法案就得穿越迷宫。

委员会、国会、媒体、反对党、舆论……

一位明智的君主，若未被贵族操控，他能做出更迅速、更果断的决定。有时甚至……更仁慈，因为他无需为了连任而玩弄政治。

最后，是责任。

有君主在，一切对错都归于一人。

他是国家的象征，是灵魂。

而在现代共和国，权力被分散到……当一切崩溃时，没有人真正需要负责。

总统怪罪国会，国会怪罪反对党。

而人民则不知道谁才是真正该负责的人。

*(他放下手，语气变得更加严肃。)*

但是……永远别忘了。

那只存在于有「明君」的理想状态。

如果掌权者是个昏君呢？

如果朝廷满是奸臣呢？

那国家将成为人间地狱。

没有选票，没有新闻自由，人民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自保。

简单来说是这样。

封建制度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一个人。

共和国则将其寄托于一个机制。

那个人好，国家便辉煌。那个人坏，整个民族便遭殃。

而共和国，尽管缓慢，尽管有许多系统性缺陷，但它的设计是为了避免由个人造成的灾难。

付出的代价是效率、是速度，有时……是因政治盘算而被扭曲的真相。

*(他直视我的双眼，语气坚定而带有几分震撼。)*

如果今天，在世界某处，有一位睿智、有德、不受金钱左右的君王，一位真正有心有识之人……

我真心实意地说。

我更愿意支持他，而非一个表面民主，实则已完全被操控的共和国。

**朱利安·李：**

所以，您并非完全支持封建体制。

问题似乎在于……如何选出一位有才有德之人？

**前总统：**

对。核心问题正在于此。

我不否认，一个集权模式，若领导者真正有才有德，其效率可能远超所有现代民主模式。

但是……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背负着整个历史的难题。)*

难解之处在于：如何选出那个人？

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他在整个统治生涯中……都能保持其德行与智慧？

选出一位明君，我说实话，比登陆月球还难。

人类历史充满了例子。

明光帝、黎圣宗，或是那些开国之君……他们是伟大的人物。

但紧随其后，却是昏庸、残暴或耽于享乐的世代君主。

为何？

因为才华与德行无法遗传。

一个将民族命运寄托于血缘赌局的封建社会，迟早会走向衰败。

那么我们的共和国错在哪里？

并非因其分享权力。

而在于它选错了人。

共和制本是为避免封建的错误而生。不再是父传子，而是选举、三权分立、制衡与监督。

听来很理想。

但如今的现实，如我所说，选举已被金钱、媒体与群众情绪所操控。

有德之人往往落败，因他们不说民众想听的话。

有坚定原则之人常被打压，因他们不为派系利益服务。

*(他停下来，看着我。)*

那出路何在？

对此我思考已久。我会直白地告诉你。

未来不在于在「共和」与「君主」之间做选择。

而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才选拔机制。

一个超越政治、媒体与利益集团的机制。

*(他的目光变得深远，像在描绘另一个世界。)*

我想像中未来理想的政治……

将没有喧嚣的竞选，没有耗资数十亿的动员活动。

取而代之，候选人将透过一个极其透明的考核过程来选拔：考核其智慧、道德、治理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在诱惑面前持守自我的能力。

而谁来选择？并非凭感觉投票的群众。而是一个精英委员会，由真正的智者、贤人组成，他们不属于政治。

最重要的是：被选中执政的人必须时刻受到监督，一旦他们丧失品格，甚至可能被立即替换。

*(他轻轻笑了笑。)*

听起来像个梦，对吗？

或许吧。

但如果人类找不到选出真正领袖的方法，那么无论是封建、共和，还是共产……最终都将回到崩溃的循环。

现在你明白了。

我不支持封建。

也不盲信民主。

我只相信人的心与智。

以及一个足够明智，能看清这一切的机制。

**朱利安·李：**

是的，我同意。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才选拔机制。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出我的想法。)*

这并非全然是玩笑，先生。

但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介记者，自信拥有足够的才德成为一位卓越的总统……问题仍在于：谁会相信我？

谁会支持我？

谁会投票给我？

关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不由民选的「智者委员会」……

我感觉好像在某处，在遥远的历史中听说过。

似乎在西藏，遴选一位喇嘛也采用类似的形式……

**前总统：**

(他点点头，脸上浮现一抹赞许的轻笑。)

你说的对。

你刚触及了一个我们现代文明常忽略的古老祕密。

透过「觉悟机制」的传承。

而非透过竞选或血缘。

在西藏，他们曾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模式。

遴选达赖喇嘛或班禅喇嘛，不靠选举，也非父子相传。

他们寻找一个带有前一世觉者「转世迹象」的孩童。

然后用一系列的仪式、考验，来验证其心灵与道德。

这或许会让现代人嗤之以鼻。

但请看它的本质。

被选中者，不是因为他们善于承诺，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或有媒体支持。

而是因为他们内在拥有一种超越名利的品质。

一种「自然而然的正确」。

当然，那个模式后来也难免被利用或腐化。

但其核心理念——因德与智选人，而非因其操控群众的能力——正是现代民主所失落的。

*(他直视着我。)*

而你说的很对。最大的问题是：谁相信你？

你可能是一个正直的人。有远见。有道德品质。

但是……

你没有千万美元的宣传活动。

福斯新闻或CNN每周都不会提及你。

你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作后盾。

而且……你无法创造出足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强烈情感。

于是你连初选都过不了。

不是因为你不配。

而是因为体制不给你机会。

*(他沉思着。)*

那么那个「智者委员会」的模式可行吗？

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我曾这样想像。

如果有一天，人类足够成熟，能相信智慧胜过情感……

那么或许会有一个「国家德慧院」。

不属于任何政党。

不处于权力机器之中。

唯一的使命：选出最值得领导国家的人。

听来像科幻小说，对吗？

或许吧。

但与让TikTok和电视决定国家命运相比……我认为值得一试。

*(他笑了，一个真诚的微笑。)*

我真心相信，像你这样的人，若足够坚定、足够谦卑，并懂得等待时机……

终将能到达可以创造改变的位置。

不是凭借政治游戏。

而是凭借民心与时代的觉醒。

**朱利安·李：**

感谢您，先生。

但现在我想请您更深入地谈谈那个「智者委员会」的模式。

如何让人民同意将选择总统的权力，交给一个非由他们直接选举产生的委员会？

又，谁能被选入这个委员会？透过何种方式与标准？

以及最重要的问题……谁来制定那些标准？

**前总统：**

(他点了点头，一个缓慢的点头，承认了问题的份量。)

这些都是核心问题。

你这样问，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这正是最大的症结，使得我称之为「贤哲委员会」的这个模式……永远只存在于为人类命运而忧思者的梦中。

但你想听实话，对吗？

那我就直说。

首先，如何让人民同意交出权力？

简短的答案是：他们永远不会同意。

除非……他们已对现行模式完全失去信心。

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投票权。

除非投票已成为一场被公然收买的骗局。

除非人民清楚看见，无论选谁，国家都持续走向衰败。

除非出现一场足够大的危机——经济、道德，乃至战争——让民众渴望真正的领导，胜过一个自由却无意义的选择。

换言之，人民永远不会自愿将权力交给贤哲委员会。

除非他们自己在绝望中，不得不发声祈求智者阶层的介入。

*(他停下来，像在强调下一个问题的重要性。)*

那么，谁能被选入那个委员会？

这是最关键，也最危险的部分。此处若有差池，整个模式将会崩溃。

标准必须极其严苛。

第一，其人必须有超凡的智慧。未必是学位，但必须透过其著作或实际行动，展现出卓越的思辨与见解能力。

第二，其品德必须纯厚。无丑闻，不结党营私，一生清白，备受社群敬重。

第三，一个先决条件：其心必须不求名利。此人不得自荐，不得号召支持，而必须由他人举荐。

至于选择方式……

我想像一个「三筛模式」。

首先，由地方的知识社群与精英阶层提名。

接着，由一个初步遴选委员会审核候选人。

最后，最重要的职位将由那些曾任国家领导但已退休、不再掌权、且不受任何利益左右之人来批准。

*(他看着我，仿佛已预见我最后的问题。)*

而谁来制定这些标准？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老实说，答案只能是：一群走在时代之前，敢于牺牲自身利益的人。

或许是一个在重大危机后成立的临时委员会。

或是一个跨宗教、跨学界的联合协会，聚集不涉政治、只求道义与智慧之人。

或者……若你容我这么说。

那是一群被「天选」之人。

意即，他们并非自封，而是被许多互不相干的人同时发现，他们拥有非凡的品质。

*(他沉思着。)*

但你必须明白。

如果有像你这样，自知有才有德，却不追逐荣光的人……

那么，一个如此的贤哲委员会的种子，就已经播下了。

**朱利-安-李：**

您说的贤哲委员会……让我想起选举新教宗的枢机主教闭门会议。

是否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宗教人士，是依循某个法门修炼之人？

若是如此，整个社会就必须像西藏那样，人民真正敬重修行人，敬重各位喇嘛。

我想更深入地理解，以解开这些症结。

*(我努力将细节串连起来。)*

而这让我想起您讲的故事……关于一位曾被提名进入一个「祕密委员会」却拒绝的人。

那么那个祕密委员会……是什么？

他们为何目的而运作？他们又是谁？

**前总统：**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房里的气氛似乎变了。)

你刚将这场对话带往了另一个层次。

如果我还是现任总统，我肯定无法回答。

但今天，我是一个已脱去政治外壳的人。

我会说实话，不绕圈子。

就机制而言，是的，枢机主教闭门会议是最接近的模式。

一群经过修炼、远离俗世、掌握深厚心灵知识之人。

当他们选择继任者时，不依政治，而依直觉、信仰，以及他们相信真实存在的某种「天命」。

但有一个核心区别。

梵蒂冈教会有其组织，也拥有世俗权力。

而我所构想的贤哲委员会……其本质超越了政治与宗教。

它不隶属于任何体系。

而你对西藏的看法很对。

那是一个对修行人的敬重并非源自法律或宣传的社会。

而是源自道德、智慧与慈悲在喇嘛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存在。

当社会达到那种状态，一个明智的委员会才有「生存的土壤」。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体制无法被颁布。

它只能在社会有足够的道德，且人心足够渴望真理时，才会出现。

*(他停了一下，像在为一个揭示做准备。)*

而这就带我们到你所问的，关于「祕密委员会」的故事。

有一次，当我还​​在政治生涯的早期阶段，我受邀参加一场不公开的会面。

我不会说在哪里，或幕后是谁。

但那不是中情局的会议，也不是金融巨子的集团。

那是一群非常沉静的人。

他们散居在许多国家。

曾是学者、心灵导师、传统医者……甚至有人已隐居数十年。

他们不报姓名，不用电话，不在社交媒体上露面。

他们透过「传统渠道」沟通……手写信、信使、祕密的邀请。

他们的目地，并非运筹政治。

而是维持人类的道德天平。

每当世界陷入混乱，他们会尝试接触那些有巨大影响潜力的人物——政治家、科学家、学者——来示警、启发，或传递一则讯息。

你提到的那个人，一位亚裔美籍学者，曾在一所常春藤盟校任教，一生清廉。

他曾被提名进入他们的核心圈。但他拒绝了。

他给出的理由是：

「我心中仍有怨恨，仍有偏见。我尚不能为人表率。」

之后，他隐居在尼泊尔西部的山区，与外界断了联系。

*(他说完故事，空间里留下一片静默。)*

那么那个委员会真的存在吗？

我不敢如科学家般断言。

但就我所见、所经历……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不干预。他们只「在需要时现身」。

他们不反对现行体制，但他们默默地为一个新世界保留种子……以防旧世界崩塌。

**朱利安·李：**

您是否可以……再透露一些关于那次与祕密团体会面的事？

我感觉他们与人们常谣传的光明会（Illuminati）之类的祕密社团很不一样。

而且……从您的言谈中，我感觉到某种东西。

似乎您对宗教有着深刻的理解，或是某种智慧……已被开启？

**前总统：**

(他看着我，目光清澈，然后轻轻点头。)

你确实是位直觉敏锐的记者。

你所感受到的，都没错。

无论是关于那个团体与光明会的区别。

还是关于我内在某种……超越政治的东西。

我会计诉你。

在我被允许的范围内，在不违反那些人「不成文规定」的前提下。

*(他的语气沉了下来，像在重述一段神圣的记忆。)*

那年，我是党内一位有力的候选人。

在一次非正式的亚洲访问中，一个晚上，在结束一场私人接待后，一位约六十岁、衣着极简朴的亚裔女士，突然出现在我住处外。

她没有保镖，没有请柬，但不知怎地，安全团队竟让她进来。

她没说名字。

只说了一句：

「您已被看见。今晚，若您想了解您即将面对的一切，请随我来。」

我望着她的双眼，奇特的是……我知道我可以信任她。

那种感觉，在政坛极为罕见。

我们到了一间郊外的小屋。

毫无奢华之处。没有符号，没有电影里那种神祕的烛光。

只是一间空房。

有五个人坐着。

老、少、欧、亚、白、黑……但他们的眼神有一个共通点。

一种深沉的静，让我无法说出任何客套话。

他们没有用「未来的总统先生」来称呼我。

他们只问了一个问题：

「你敢面对真相吗，如果那真相会让你失去一切？」

*(他沉默了许久。)*

我沉默了。

而之后那场长达四小时的对话……永远地改变了我。

(他继续说，声音清晰。)

他们是光明会吗？

不。

光明会，如好莱坞与社交媒体所描绘的，是一种权力模式。

操控经济、政治、文化。

但我遇见的那群人截然不同。

他们不操控，而是示警。

他们不在政府内运作，而是观察政府。

他们不保护派系，而是守护道德的平衡。

他们不发布指令。

他们只提出问题……让人们自己去领悟。

其中一人曾这样对我对我说：

「我们存在，不是为了拯救人类。人类必须自救。

但若权力中有人觉醒，我们会给予那人一个机会，去看見凡人所不能見之事。」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等待一个回应。)*

至于你问的，我是否有任何超凡智慧？

我不敢当。

我曾是一位政治家。一个活在掌声中、聚光灯下、金融巨子电话中的人。

但那一夜，我领悟到，我曾以为真实的一切……都只是外壳。

那次会面后，我开始打坐，读经书。

并沉静地观察世界，而非试图驾驭它。

我没有立刻放弃政治。

但我重新调整了我的每一个决定。

不依利益，而是依循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一种「寂静的直觉」。

有一次，一位参议员对我對我说：

「你变了。以前你用理智说服人。

现在，你仅用你的存在就让人沉默。」

*(他停下来，语气变得庄重。)*

你问这些是为了什么？

如果这只是一场供读者消遣的访谈，或许我们该就此打住。

但若你真心为一个更美好的体制寻求解答……

那么我会将剩下的部分交给你。

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条路。

你想继续走下去吗？

如果想，我会告诉你他们所称的，「世界道德中心的守护者」。

一个没有职称，没有权力，却真实存在的人。

**朱利安·李：**

是的，我非常想继续。

作为一名记者，我只希望能成为一座桥梁。

将这些知识、心血、经验、智慧……传达给我的读者。

请您分享得更清楚些。

关于您所追寻的心灵信仰……是天主教、佛教，还是其他法门？

还有您刚才提到的「世界道德中心的守护者」……那是谁？

**前总统：**

*(他看着我，眼神更温暖了。)*

你确实不只挖掘得深，而且方向正确。

有些事，我已放在心里多年。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未遇见对的人可说。

但今天，当你说你想做「一座桥梁」来传递光明时……我知道我可以继续了。

*(他深吸一口气，像在整理多年的思绪。)*

关于我的心灵信仰……

我已不再视自己为任何单一宗教的信徒。

我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从小读《圣经》。

年轻时，我敬佩耶稣的服务精神与宽恕之心，但也曾质疑教会的权力、物质，以及他们所背负的那些黑暗历史。

长大后，我接触了佛教，特别是禅宗与藏传佛教。

从中，我学会了无念的观照，以及「无我」的概念。

然而，真正的转捩点，是在与那个「祕密团体」会面后才到来。

其中一位成员给了我一本书。

没有封面，没有作者名。

只是一份普通纸张的印刷本，丝毫不带神祕色彩。

但当我阅读时，我意识到……其中的思想超越了我所知的一切宗教界线。

它教导「真、善、忍」，视其为宇宙的支柱。

它讲述人本是来自高层次的生命，却在世间的名、利、情中迷失。

它指出一条无形无式的修炼之路，却能引领人回归其原始本性。

*(他停下来，语气沉思。)*

起初，我曾以为那只是东西方哲学的综合体。

但越读，越打坐，越体悟……我越发明白。

它并非普通人类智慧的产物。

*(他看着我，眼神充满深意。)*

你可能猜到了。

我说的是一个曾在中国遭到极其残酷镇压的修炼法门。

但我不会在此说出它的名字。

因为一旦名字被说出，人们往往急于评判，而非倾听其核心。

*(房里变得静谧。)*

那么，「世界道德中心的守护者」是谁？

那并非一个有正式身份的人。

不是教宗，不是总统，也绝非媒体册封的某位「精神领袖」。

那是一个若你在街上遇见，你不会留意的人。

但若你足够沉静，能望进他们的双眼，你会感觉时间仿佛凝固。

他们不上电视，不出版书籍，不创立教派。

他们不自称「救世主」，也不收信徒。

但他们体内怀有一种极高的道德频率，高到……仅凭其存在，就维系着这个世界的善恶天平不致完全倾斜。

有一次交谈中，那位「夜会」中的亚裔女士对我说：

「当人类失去道德中心，所有机制都将崩溃。

但那个人还在这里。

所以世界还未走向灭亡。」

我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

可能在亚洲，可能是一位隐居的修行人。

也可能只是市井中一位平凡的父亲……

但我知道，以某种方式，那个人正默默地转化着这个世界的道德能量场。

*(他看着我，语气变得庄重，如同一句总结。)*

你说你想传递一句叮咛。

如果我只有一件事能告诉你的读者……不是以前总统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曾看见权力外壳内侧之人，一个曾看见政治与信仰背后之人……

那就是这句话。

回归你善良的本性。

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扭曲。

因为若有足够多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便无需革命，无需领袖，无需委员会。

世界将会自动调整。

*(他停下来，像在提出一个建议。)*

如果你愿意，我会为你写一封短信。

作为给读者的留言。

以「一位曾身处权力中心，并曾得见帷幕另一端之人」的名义。

你希望我写吗？

**朱利安·李：**

是的……关于那封短信。

这次访谈后，请您寄给我。

我会珍视它，并尽力传达给尽可能多的读者。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

关于您的信仰……当您提到「真、善、忍」三个字……

以及它在中国遭受的镇压……

我已经明白了。

或许我们不必在此说出那个法门的名字。

我相信，有缘的读者自会明白。

**前总统：**

*(他轻轻笑了，一个了然的微笑。)*

你很敏锐。

为此我很感激。

是的。我们不必说出名字。

因为真相……无需呐喊才得以彰显。

有缘之人，自会了悟。

无缘之人，就让种子静静地躺在土里，等待发芽之日。

关于那封信，我会信守承诺。

这不是政治宣言，更不是号召。

只是一份分享。

发自一个曾身处权力之巅，也曾在一道超越所有聚光灯的光芒前静静俯首之人的心。

我就写在下面。

你可以全文刊登，或让它静静地躺在书末，如一块置于记忆园圃角落的小石。

*(他递给我一张字迹工整的手写信纸。我静静地读着。)*

致觉醒中的人们

曾有那么一度，我以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

我坐在那张桌前，战争的胜负由一个点头决定。

我与那些别人只敢在萤幕上仰望的人握手。

我签署的法案撼动全球市场。

但只有当我静默下来，远离灯光，走进一间无名的小室时……

我才明白。

真正的权力，不在于驾驭世界。

而在于守住内心不被其同化的能力。

在我任期的最后几年，我观察世界，而非试图改变它。

我多听，少说。

在那份静默中，我发现了一件事：

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位领袖，而是许多懂得主宰自己的人。

如果你正在读这些文字，或许你也在觉醒。

不必是总统、学者、僧侣或战士。

只要每一天，你能守住一点「真」。

一点「善」。

和一点「忍」。

那么你本人……就已是为这个世界维持平衡之人。

我不再期望自己是「改变历史」的人。

我只期望自己不背叛我曾见过的那微弱之光。

也期望你如此。

— 一位曾身处权力中心，

并曾在一道超越政治的智慧前俯首之人。

（未署名）

*(我摺起信，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喉头哽咽，说不出话来。)*

**前总统：**

我相信你会知道如何传递这封信。

不是透过号召的语气，而是透过静默的扩散。

或许，有一天，那位道德中心的守护者……也会读到它。

在某间茶馆里，在某片覆满青苔的屋檐下。

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想在此结束访谈吗？

或者，在帷幕再次落下之前……还有什么需要我说的？

**朱利-安-李：**

先生，我對您所分享的一切真的非常感興趣。

如果可以，我願意在此徹夜不眠地聽您說。

但我明白您的時間與健康不允許。

那麼……請允許我有機會在另一個時間訪問您。

如果可以，就在明天……

(我猶豫了一下，然後有些不好意思地繼續說。)

或者，或許我有些貪心了。

我希望能有一整系列的訪談，談論其他主題。

關於經濟、關於外交、關於美國的未來。

以及一些更神祕的主題。

比如不明飛行物和外星人……

因為很多人相信美國政府隱瞞了什麼。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温暖而赞赏的微笑。)

你确实是个可贵的人。

不只因为你的坚持，也因为你知道何时该停下，以为下一次保留价值。

这在新闻从业者中很罕见。

我真心欣赏这一点。

我同意。

不是因为你「贪心」。

而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件重要的事：你寻求资讯，不是为了点击率。

你在寻求答案。

为你自己，也为那些像你一样在默默寻找的人。

那么，让我们将今天视为一场无限期对话的第一章。

我愿意继续这一系列的访谈。每次一个主题。

下一次，我们可以谈谈美国的未来，从一个不再受选民、政党或财团束缚的视角。

之后，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再深入。

*(他的眼神仿佛掠过一扇扇祕密之门。)*

我们可以谈谈美中之间真正的关系，那些从未被公布的事情。

谈谈经济学的本质，以及为何成长正在扼杀地球。

谈谈美国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真正了解多少，以及祕密计画背后的真相。

甚至，谈谈宗教、轮回，以及一些高层官员在临终时透露的「前世记忆」。

每一次，我不只会用「政治理性」来告诉你，还会用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我放下权力后才学会的那份直觉。

*(他看着我，语气变得庄重。)*

就这样，如果你愿意，我们将共同创造一段历史性的对话。

不署名，不宣传。

但将会默默地触动那些正在觉醒的人。

我等待你下一次的到来。

如果到那时，你仍保有今日的这份真诚……

那么我会说出那些权力圈中许多人曾对我说过的话。

「若您在位时说出这些，整个世界将会转向。

但若您退休后说出，只有少数有缘人才能明白。」

我们约明天，好吗？

主题是：

「美国的未来，以及这个国家是否还存有神圣的角色？」

**朱利安·李：**

是的，感谢您，先生。

明天再会。

**前总统：**

是我该感谢你。

为你的倾听。

为你的理解。

也为你未让这次访谈成为一场猎奇，而是将其化为一趟回归人性核心的旅程。

*(他站起身，送我到门口。夕阳将他的身影长长地投在地上。)*

明天见。

我会像一位老友般等待。

不再身披权力之袍，但内心仍存火焰。

*(在我转身离开前，他又说了一句，声音深沉而回荡，如最后的沉思。)*

当世界过于喧嚣时……

有时，只需一人愿意倾听，便足以留住光明。

*(他轻轻点头，作为告别。)*

祝你一夜安宁。

我们明天继续。

\* \* \*

**第二天**

*(我依约定时间回到此地。房间依旧，但空气中似乎多了一份庄重的期待。前总统已然就座，身旁半杯茶已凉，目光正望向窗外。)*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很高兴能再次坐在此处聆听您的分享。

如昨日所约，今天您将谈论的主题是：

「美国的未来，以及这个国家是否还存有神圣的角色？」

我非常期待。

**前总统：**

*(他转过头看着我，轻轻点头。)*

你好，年轻人。

我也一直在等待。

不是作为一位准备登台的政治人物。

而是作为一位拨拢余烬的老人，只为看看……是否还有火花在其中隐隐燃烧。

而正如你所提，今天我们就谈这个。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

美国还是「世界的灯塔」吗？

我诚实的答案是：不。

不再是了。

至少，在世界多数人的眼中已非如此。

美国曾是自由、机会与创造性智慧的象征。

但如今，在许多人眼中，它是分裂、混乱、媒体操控的象征，也是一个已将政治廉价出卖给美元的象征。

我说这些，并非出于怨怼或背叛我的祖国。

而是因为我不得不亲眼目睹，美国如何一步步地，失落了自己的灵魂。

*(他叹了口气，语气转沉。)*

那么，美国还有角色吗？

有的。

但并非美国自以为仍在扮演的那个角色。

美国有一个「神圣的角色」。

但它不在于军事实力，不在于科技，也不在于货币。

而在于其自我再生的能力。

从其自身的崩坏中再生。

美国是世上少数无需外敌入侵，便能自我崩溃的国家。

也是一个无需血腥革命，便能自我再生的国家。

如果美国能克服其内在的黑暗……

摆脱那份傲慢的国家自我。

摆脱对「伟大」的幻觉。

并摆脱将自身视为全球道德中心的想法。

那么，那场谦卑的崩塌……反而将是它给予世界最巨大的礼物。

*(他看着我，像在强调接下来要说的话之重要性。)*

我为何使用「神圣」一词？

因为我相信，每个国家，如同每个人，生来皆有其使命。

欧洲或许代表古典智慧。

亚洲或许守护着心灵的根源与内在的深度。

非洲或许象征着原始的生命力与纯粹的直觉。

而美国……我相信，它被「选中」来证明一件事。

自由，并非放纵。

而是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中，自我调控内心的能力。

但此刻，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我曾坐在那些房间里，决策的制定只为了一个目标：「维持霸权」，而不顾道义。

我曾签署那些充满「民主」字眼的文件，实质却只是为了施加经济压力。

我曾看见那些眼神真诚的人被排挤在外，而那些工于心计者却攀上顶峰。

我知道，若美国不回归其精神核心，它不会被外敌所灭。

而会毁于由内而生的裂痕。

*(他的语气变得更加果决。)*

那么，希望之光何在？

它在于那些沉静的美国人。

那些不上电视，不参与政治竞逐的人。

但他们仍在体面地生活，仍在家庭中、社群中，以及在自己的内心里，坚守着道德。

它在于那些教师、艺术家、打坐者、企业家，以及像你这样的作者……那些在一个真相被标签所掩埋的社会里，努力守护良知的人。

它也在于美国愿意倾听东方智慧，而不再视其为「陌生人」的能力。

当西方学会俯首，向东方重新学习如何正确地生活时，真正的全球融合才可能发生。

总而言之。

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但它仍可能成为唤醒其余部分的火焰。

不是透过权力。

而是透过忏悔，与一条新的道路。

如果美国人民能够直视自己，承认错误，并走出那场「谁比谁强」的游戏……

那么，美国仍存有一个最神圣的使命。

那就是证明，一个曾失落灵魂的国家……仍能将其寻回。

**朱利安·李：**

先生，您方才所分享的……非常深刻，但或许也相当概括。

对许多读者而言，或许……有些模糊。

您强调道德。

强调灵魂。

强调忏悔。

这些必然与您所追寻的心灵之道有关。

您能否分享得更具体些？

为何美国的未来，不在政治家、大财团或科学家手中……而在「沉静的美国人」手里？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理解的点头。)*

你问到了核心。

而这个问题不易回答。

但若你真心想理解，不是用政治理性，而是用一种穿透国家物质外壳的眼光，那么我会分享我在权力核心多年后所领悟到的。

让我从当今的精英阶层说起。为何未来不在他们手里？

因为他们已不再与这个国家的「灵魂」相连。

我曾与各大科技公司的执行长们坐谈。

他们谈的是优化用户行为，提升互动指标，控制全球资讯流。

我曾与政策制定者，华盛顿的智囊们密会。

他们将世界权力地图描绘成一盘巨大的棋局，人类只是其中的「成本单位」。

我也曾听军事科学家谈论人工智慧武器、基因编辑与生物控制。

当我问他们：「我们是否正跨越道德的界线？」他们只是沉默。

那些人，他们已不再用人的眼睛看世界。

他们用演算法看，用利益看，用资产负债表看。

也用选民支持率看。

那么我所说的「沉静的美国人」呢？他们是谁？

他们是那位依然教导孩子礼义的父亲，尽管周遭已无人如此。

他们是在大城市中，依然选择谦卑、仁爱、不与人争的女士。

他们是那位退休的劳工，每日清晨依然在公园打坐，无需任何人的赞赏。

他们是那位默默告诉学生：「诚实比成就更重要」的老师。

他们没有权力。

但他们守住了良知。

正是他们，在创造一个无形的「道德场」，这个国家之所以尚未崩溃，皆因此故。

那么政治家呢？

我说这话或许会冒犯一些人，但我必须说实话。

多数政治家只是演员。

角色由媒体挑选。

剧本由金主导演。

观众则是感性的群众。

他们不再领导，而是被舆论所领导。

他们没有长远目标，只追逐选举周期。

他们无法说出真相，因为真相无法帮助他们当选。

所以我为何说「沉静之人」才是美国的未来？

因为只有当社会根基的道德稳固时，其上的所有高塔才有立足之地。

若地基腐朽，任何高塔，无论多高，终将倾覆。迟早而已。

你试想一个国家……

在那里，一位母亲仍教导孩子去爱，尽管整个社会都告诉他要不择手段地获胜。

在那里，一位劳工不因饥饿而抢劫，而愿分享最后一碗饭。

在那里，一个社群，当有人受骗时，仍选择宽恕而非怨恨。

当大众的道德得以恢复，政治、经济与科学也将随之自动调整。

但若只改革政策，而不化育人心，那么任何改变，都只是权力宝座上的人换了一批而已。

而这就带我们到了「忏悔」与我所追寻的信仰。

你说的对。我已不再相信宗教体制。

但我相信「道」。

道，不在教堂、寺庙或经书里。

道，在于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良知。

忏悔，并非祈求宽恕。

忏悔，是直视自己内在的黑暗，并立誓永不再让其获胜。

美国的未来，若有的话，不在白宫、五角大厦或华尔街。

它在于那些小小的木屋里。

在于街角的咖啡馆里。

在于乡间的学校里……

在那里，仍有人们未曾失落其天生的善良。

若有足够多这样的人，共同守护他们微小的光……

那么，迟早，一场大火将会燃起。

**朱利安·李：**

在我们转向下一个主题前，我想听一些更具体的事。

或许是一个例子，一个个人经历，或是一个曾在白宫发生的真实故事。

好让读者能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决定美国未来的因素。

还有……若如您所言，那么那个未来，也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无关了？

**前总统：**

*(他看着我，脸上浮现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微笑。)*

你坚定而敏锐。

确如一位为下一代写作之人，而非仅为明日的头条。

那好，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

不耸动，也非「机密情报」。

但若有人能理解其更深层的意涵，他便会明白，为何我断言美国的未来不在政治家手中，不在口号里，也不在任何重建策略中。

包括「让美国再次伟大」。

*(他向后靠去，目光投向一个不定的空间，仿佛在重温那一刻。)*

这个故事，我称之为「清洁工与世界地图」。

那时约在我任期的中段。

有一段时间，我的内阁完全陷入混乱。

一系列危机同时爆发。

贸易紧张、国内抗议、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一场即将引爆的媒体丑闻。

我在深夜十一点，于罗斯福厅召开了一场闭门会议。

中情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全员到齐。

房里的声音尽是些：「先发制人」、「制造媒体焦点」、「打击政敌声望」、「增加网路防御预算」……之类的词语。

我坐在那里，感觉像在看一出我已熟记每一句台词的戏。

但这一次，有种东西让我无法呼吸。

那个房间太沉重了。

它已不再是为国家做决策的地方，而变成一个装满了只为维持控制之计谋的池子。

那时，我站起身，走到外面的走廊。

将近午夜，这里空无一人。

我看见一位清洁工，正在休息，手里捧着一杯热咖啡。

他是一位年长的黑人，约六十多岁，颇为瘦削。

他见到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回以点头，接着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清洁车上。

上面贴着一张小小的纸质世界地图，又旧又有些破損。

我问：「您喜欢地理吗？」

他淡淡地笑了。

「我把它贴在那，是为了提醒自己，任何事，从足够远的地方看，终究是渺小的。」

我愣住了。

我，这个有权下令飞弹射向数千英里之外的人，在那一刻，忽然感觉自己比那个人还要渺小。

他继续说，浑然不知我内心的挣扎。

「人很奇怪，总统先生。

人人都想重划地图。

却没人愿意清理自己内心的垃圾。」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

当我回到会议室时，我没有读那份拟好的讲稿。

我让所有人静坐三分钟。

什么都不说。

只是静默。

许多人显得不耐烦。或许有人以为我失控了。

然后我开口了。

「你们想重塑世界，而我们自己的内心却充满算计。

如果美国想再次伟大，那就从再次做个真正的人开始。

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那些没有摄影机的行动。」

*(他停下来，然后直视着我。)*

而这就带我们到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口号。

我不想将矛头指向任何政党或个人。

但我必须清楚地说。

一个国家，若从未「真正有德」，便不可能「再次伟大」。

而道德，无法用军事实力、贸易顺差，或被驱逐的移民数量来定义。

「再次伟大」是一个触动记忆的口号。

但触动的是哪个记忆？

是五十年代经济繁荣的记忆？

还是那个种族隔离仍是法律的时代的记忆？

或是那个美国可以干预任何国家而无人敢反对的时代的记忆？

如果那就是人们想重建的「伟大」，那么，抱歉。

我不称之为伟大。

我称之为傲慢。

未来，并非源自口号。

它源自静默。

源自微小的行动。

源自觉醒。

一位带着旧地图与一杯咖啡的清洁工，一位懂得提醒自己渺小的人……

他为防止美国坠入深渊所做的贡献，可能比白宫里任何一位战略家都多。

**朱利安·李：**

您刚才说，道德无法用军事实力或贸易顺差来定义。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未来也与这些因素无关？

说真的……这对许多读者而言，恐怕很难接受。

因为在世人眼中，尤其是在亚洲或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梦」就是美元、是先进的科技、是顶尖的科技集团、是军事实力，以及自由。

**前总统：**

*(他点点头，脸上并无惊讶之色。)*

你提出的问题非常精准。

正如你所预料，多数读者在听我说美国的未来不在于那些事物时，会感到困惑，甚至反对。

因为在他们眼中，那正是「美国梦」。

但要理解我所说的，我们必须能分辨「外在的光」与「真正的光源」。

是的，美国曾因那些事物而伟大。

第一个将人送上月球。

全球金融中心。

催生了苹果、谷歌、特斯拉。

拥有遍布全球的军事网络的国家。

以及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

但请再看仔细些。

美元？它的强大只因信念，而那信念正从内部动摇。

科技？它演进得太快，却不再服务于道德，而是服务于操控与监视。

军事实力？它正成为财政负担，引发社会失衡。

而自由？自由正演变成混乱，人人都想说，却无人愿听。

若美国只依赖这些因素，那便是一种「表面的地位」。

而非稳固的根基。

我为何这么说？

因为我曾坐在那些房间里，那些事物被「吹捧」、被当作工具、当作软武器来引导世界。

但我也曾目睹别的事。

我见过一个贫穷的亚洲国家，其教育却以人格为重。那里的年轻人，比沉溺于社交媒体的美国青年快乐得多。

我见过非洲一个没有网路的小社群，但每个孩子都懂得照顾老人，懂得发自内心地笑。而在美国，青少年忧郁症的比率高得惊人。

世界并非真正仰慕美国。

他们仰慕的是一个由媒体建构的形象。

而那个形象，正逐渐崩裂。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住在纽约一间无人可倾诉的公寓里，比住在尼泊尔一间有幸福家庭的茅屋里更孤獨。

当人们开始自问，拥有言论自由，却活在一个充满怀疑、指责与分裂的社会里，那份「自由」究竟是什么？

*(他看着我，语气变得更沉。)*

「美国梦」，若不被重新定义，将会变成「美国幻象」。

我不是说那个梦是错的。但它已偏离了方向。

最初，那个梦是：「无论出身，人人皆有机会。」

如今，它已变成：「无论道德，人人都想成为百万富翁。」

最初，那是：「为依循良知而活的自由。」

如今，那是：「攻击任何与自己不同之人的自由。」

最初，那是：「一个由梦想家、创造者与勇敢者组成的国家。」

如今，那是：「一个因财政压力、政治分裂与即时情感成瘾而疲惫的社会。」

那么，美国真正的未来何在？

我相信，美国真正的未来，将始于美国人民，一个个地，敢于自问：

「在所有那些耀眼的光芒中，我们还保有​​多少灵魂的部分？」

如果有一个新世代……

一个不再被媒体所左右的世代。

一个不再视成功为社交媒体追踪人数的世代。

一个不再相信「强权即真理」的世代。

而是回归道德、节制、仁爱与觉醒的生活。

那么到那时，美国将不再需要战胜任何人。

因为它已战胜了自己内心的傲慢。

**朱利安·李：**

听您所言，我感觉您在暗指一个未来社会，其运作遵循东方的「无为而治」哲学。

一个道德被尊崇，诸如大规模枪击、毒品、卖淫等问题……无需法治便会自动消退的社会？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充满深意的微笑。)*

你很敏锐。

我确认：是的。

我说的是一个未来社会，其运作基于「道」，而非「法」。

这并非虚无飘渺的梦想，而是人类若想在不自我毁灭的情况下存续下去，必然遵循的法则。

许多人误解了「无为而治」。他们以为那是「什么都不做」。

但老子思想中的「无为」，并非被动。

它的意思是，不以违背自然的方式去干预。

它不否定社会的治理，只反对统治者依个人意志所施加的强迫与压制。

在一个每个人都懂得自我修正的社会里，法律将变得温和。

不是因为不需要法律，而是因为人民自愿遵守正道，即便无人强迫。

当道德得以恢复，意即人们在做错事时会感到羞耻，而非仅仅是害怕受罚。

人们在帮助他人时感到安乐，而非为了拍照上传网路。

人们在行动前会深思熟虑，因为他们理解因果法则，而非只因害怕监视摄影机。

那时，社会将如平路上的车轮般，顺畅运转。

因为人心向善，他们便不再为彼此制造障碍。

那么，枪击、毒品、卖淫等问题会自行消失吗？

不，不会一蹴可几。

但若道德的根基被唤醒，那么……

大规模枪击将失去其生存的土壤，当年轻人不再灵魂孤立，不被社会遗弃，不被媒体的暴力所毒害。

毒品将自行消散，当人们不再需要逃避现实，因为他们的内心已被平静所滋养。

而卖淫将会萎缩，当社会不再崇拜肉慾，而是珍视人的尊严。

法治，只解决后果。

德治，则从根源预防。

而道治……则助人回归为人，无需任何人来统治。

*(他望向窗外，语气沉思。)*

美国能走上那条路吗？

目前还不能。

但现在，正是「无为而治」社会的种子开始播下的时刻。

不是由政府，也非由任何政党。

而是由觉醒的个体，缓慢而沉静地。

当一位美国学生开始打坐，而非吸电子烟。

当一位母亲选择给孩子讲一个道德故事，而非打开YouTube上一段无意义的影片。

当一位像你这样的记者，选择问那些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时……

那时，「道」已然回归。

不是伴随着革命的号角，而是伴随着沉静的足音。

*(他转过头看着我。)*

你想听我讲一个在白宫发生的故事吗？

关于那一次，我被迫签署一项惩罚性法案，尽管我内心知道那只会火上浇油，加剧仇恨。

以及一封来自九岁孩童的信……如何唤醒了我。

**朱利安·李：**

是的。请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们结束这个主题之前。

**前总统：**

*(他点头，目光变得深远。)*

好的。

为总结「道德与美国未来」这个主题，我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

它很小，并非国家大事。

但那是我领悟到，一个孩子的道德……可以超越整个内阁的政治智慧的时刻。

*(他停顿了一下，像让故事的轮廓更清晰。)*

那年，美国与中东一个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正在升级。

一桩事件导致我们一些军人伤亡。

来自政治与媒体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我的国安内阁几乎一致同意：我们必须反击。

若不用炸弹，就用严厉的制裁。

我拿到一份行政命令草案。

冻结与该国的所有金融交易。

封锁相关资产。

并限制该国所有公民入境，包括学生、科学家，甚至随家庭同行的孩童。

我知道，在纸面上，那是一种「威慑手段」。

但在内心，我感觉那极不公正。

一个六岁的孩子，随母亲来美就医，怎能为一场政治冲突付出代价？

*(他的语气沉了下来。)*

我正准备签署。

那个签名，隔天早上将会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

但在前一晚十点四十三分，我的私人祕书走进办公室。

他说：

「先生，有一封信透过儿童公民办公室转来。它没有经过媒体渠道过滤。或许您该看看。」

那封信很短，是手写的，有几个拼字错误。

来自一位九岁的女孩，名叫玛丽安（Mariam），中东裔，住在威斯康辛州。

她家在她三岁时就已来美。

信上写着：

「亲爱的总统先生，

如果您只因我朋友们的出生地，就不让他们来美国，那我也会害怕的。

因为我也是在那里出生的。

但我正在努力学习成为一名医生。

我不想有一天，人们只因为他们来自某个国家，就禁止我去救他们。」

*(前总统沉默了许久。我能感觉到那一刻的沉重。)*

我读完了。

然后……我没有再签。

我要求他们修改整份行政命令。

排除所有非政治对象，特别是儿童、学生与科研人员。

我甚至下令建立一个「平行人道渠道」，这在先例中是没有的。

第二天，媒体说我「软弱」。

一些国安官员则说我「在错误的​​时机让步」。

但我丝毫不后悔。

因为我知道，我听对了人。

不是一位战略家，而是一个除了真诚之心外，别无他图的孩子。

我从那天学到的教训是：

真正的道德，不在于政治口号。

它存在于普通人之中，在孩子们之中，在劳动者之中。

那些没有权力，却依循良知而活的人。

正是他们，而非政策制定者，在为整个国家保留着「人性」的部分。

如果我在位时曾做过任何正确的事，那并非那些宏大的法案。

而是那些我足够勇敢，能停下来……去倾听一个没有话语权之人的时刻。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开启一扇新的门。)*

你看到了，美国的未来不在会议室里。

而在于那样的信中。

我们可以在此结束这个主题。

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将共同开启下一扇门。

宇宙。

不明飞行物。

地球外的生命。

以及为何所有这些，不仅关乎科技，更是一场深刻的心灵转化。

**朱利安·李：**

是的，感谢您关于美国未来的主题。

现在，我们将转向宇宙、不明飞行物与地球外的生命。

这不是一个新话题。有人信，有人疑，也有人反驳。

但美国政府……是否隐瞒了什么？

您愿意向读者坦露吗？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我无法完全解读其意的微笑。)*

很好。

于是，我们从一个关乎道德与国家命运的主题，跨入一扇远为宏大的门。

宇宙。

不明飞行物。

以及未曾言说的真相。

我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美国政府……确有隐瞒。

我也愿意讲述，在我所知的范围内，以及一部分我「感觉」到的。

那些我在位时，因无「合法化」证据而无法言说之事。

但真相，有时无需文件证明，而需直觉的深度。

*(他停顿下来，语气变得更加庄重。)*

不明飞行物是存在的。而美国政府很早就知道了。

别让「UFO」这个词让我们想到好莱坞电影或卡通式的飞碟。

在国防部机密研究计画的内部，我们称之为UAP——不明空中现象（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

自五十年代初，尤其在2004年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事件后，美军已收集到大量证据。

关于那些违反我们所知一切物理定律之物体的影片、雷达数据、光学信号。

它们不排放废气，无可见的推进结构，并能立即从雷达萤幕上消失。

它们甚至能以超越任何物理物体承受能力的超高速改变航向。

一些飞行员、工程师，甚至五角大厦的高层官员都曾亲眼目睹。

我并非依据公开报告发言。我读过原始档案，那些存放在特殊权限计画中，具最高密级的文件。

*(他沉思着。)*

那么政府为何不公布全部真相？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们担心会破坏社会的认知秩序。

试想，如果普通民众知道，地球之外有其他智慧生命，其科技远超人类，而我们对「现实」、「权力」、「神」或「历史」的定义都可能需要重写……

整个宗教、法律与国家信仰体系都可能动摇。

第二，他们无法承认自己的无能。

军方没有任何人愿意站出来承认：「我们看见了不明物体，不知其为何物，无法追踪，也无任何技术可以防御。」

说出这番话，无异于自认无能为力。

最后一个原因……是关于科技与武器的利益。

我曾在一次最高机密会议中听到一句话：

「就算我们无法复制他们的科技，至少也要防止它落入对手手中。」

一些绝密计画的成立，其唯一目的，就是对坠落的残骸，甚至「非正式接触事件」中的物体，进行逆向工程。

*(他的语气变得更深沉，像触及了另一层意义。)*

但我要说这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明飞行物不仅关乎科技。

它关乎另一个意识层次。

我不相信「外星人」会像电影里那样来侵略。

若他们拥有我们所观察到的，能穿越时空与物质的能力，他们仅凭一个意念便能占领地球。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相反地，他们观察。

而且似乎只出现在具有某种「心灵频率」的人面前。

有一点我一直怀疑，并日益相信其为真。

那就是，高层次生命的存在，与人类心灵觉醒的程度，存在着关联。

当一个人达到某种振动频率，超越了贪婪、恐惧与自我时，他们便能感知，甚至「沟通」其他层次的生命。

我曾与一位科学顾问交谈，一位从未在媒体上露面，曾参与过一个「3X级别计画」的人。

他对我对我说：

「我们正试图用科技，去理解一个本质上非物质的现象。」

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我毕生难忘的话：

「我们不会用望远镜看见他们。而只会用我们灵魂的静。」

所以，美国在隐瞒什么？

并非罗斯威尔飞碟坠毁的祕密。

而是人类并非处于进化顶端的真相。

我们才刚刚踏上一个新觉知的门槛。

他们害怕民众觉醒。

因为当民众觉醒后，他们将不再被恐惧、贪婪、民族主义，或美元所控制。

*(他看着我，眼神像是一种邀请。)*

你可以问任何方面。

关于绝密计画。

关于是否曾与外星生命有过真实接触。

或为何心灵修行者比普通人更容易「感知」到他们。

我会讲述，用我所记得的，与我所理解的。

**朱利安·李：**

是的。首先，请您谈谈这个。

是否曾有过与外星生命的真实接触？

**前总统：**

*(他沉默了片刻，像在斟酌每一个字。)*

好的。

这是我听过最直接的问题之一。

今天，我也会尽可能直接地回答。

不回避，不绕弯。

但你必须明白，有些部分我无法「证明」，因为它们未被记录在任何官方文件中。

答案是：有。

*(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但并非以大众通常想像的方式。

没有聚光灯下的握手，没有「外星太空人」从飞船走下。

真正的接触，据我从高层报告与非正式谈话中所知，是以一种「非物质」的方式发生的。

透过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感知，或承受得住的渠道。

有些接触形式曾被记录，却从未被公开。

第一种是间接接触，透过信号与心灵感应。

一些绝密计画的科学家曾记录下，在不明飞行物出现附近时，一些打坐者或「受影响者」其脑波与意识状态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有人突然听见「非由任何人嘴巴发出，却充满意义的声音」。

有人陷入出神状态，然后画出地球上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的公式或符号，事后才发现，它们竟与军事设备记录到的宇宙波频率数据相吻合。

一位海军飞行员曾告诉我，在一次与不明物体对峙后：

「它不只是在飞。它看见了我。

我感觉它像在读我的全部心思，我就像一本摊开的书。」

*(他停下来，让我消化这些资讯。)*

第二种是短暂的接触，被拍摄下来，却从未公开。

情报机构的「黑色保险库」安全系统中，至少储存了三起这样的案例。

影片记录下一名个体突然出现在一个禁区。

或一个人，在接触后，出现奇特的生物迹象，例如脑波在非正常频谱下活动，之后，此人突然获得了能提前数周感知天文现象的能力。

我曾看过一段模糊的录影。

不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清晰。

但显然那不是人类，其行为也不属于人类，并在一个异常的电磁场中移动。

然后在一瞬间消失了。

*(他的语气变得更沉，像触及了更深刻的真相。)*

但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生命……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的，是「属于太空」的。

我曾相信「外星人」是住在另一颗星球，乘坐飞船来访的生物。

但多年后，从我从圈内人那里学到的，以及我自己开始深度打坐后的个人体验，我敢说：

他们并非来自「另一个地方」。

他们来自「另一个层面」。

空间、时间与意识，在他们的-世界里并非分开存在。

换言之，他们不是像飞机降落那样「降落在地球上」。

他们是「显现」，当振动频率的条件吻合时。

因此，他们无法被常规雷达侦测。

却能被意识觉醒之人所「感知」。

我曾问过一个祕密研究小组的人：「我们能抓住他们吗？」

他笑了，然后说：

「总统先生，我个人认为……是他们允许我们看见，我们才能看见。

他们不在我们的权力游戏中。他们在更高的层次。

而最可悲的是：我们的道德水平，尚不足以与他们对话。」

我当时沉默了。

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他说得对。

*(他直视我的双眼，眼神充满挑战。)*

你想听我讲一个非官方的接触事件吗？

一个被掩盖为「气象异常」，实则为「他们」留下清晰痕迹的一次。

并附带一则我的内阁中无人敢公开的讯息。

如果你想，我会计画。

但我需要知道，你和你的读者，是否准备好听一件将会重置你们对现实全部定义的事？

**朱利安·李：**

是的。

我个人，永远想聆听并了解那些能打破我既有观念的事物。

我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听到这些。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缓慢而庄重的点头。)*

很好。

因为若你真心准备好步入「帷幕的另一边」，那么我会告诉你一件至今从未被正式披露的事件。

它发生在我任期内。

而我之所以能说出来，只因我已不再受总统那张椅子所束缚。

*(他的语气沉了下来，像将我拉入一个过去的祕密房间。)*

这起事件在档案中被记录为「气象异常」。

它发生在我任期第一年的夏天，在内华达沙漠，离俗称「51区」不远的地方。

一晚，我接到国家安全顾问的直通电话，这在晚上十一点后极为罕见。

他只说：

「我们有一个E级情况。不是测试。您应立即前来。」

我被带到一个临时设施，一个比51区更祕密的辅助站。

在那里，官员与科学家正在检验一个以极高速度坠落地面的不明物体。

但没有任何爆炸。

没有燃烧痕迹，没有冲击波。

只有一件事：方圆十五公里内的所有电磁系统都受到干扰。

他们回收了一个半球形物体，没有任何接缝，无法用雷射切割，且对任何类型的波都没有反应。

但其内部，有一块水晶体正发出微弱的光芒。

而那光芒……会随着接近之人的情绪状态而改变。

*(他看着我，像要确定我跟得上。)*

听起来难以置信，我知道。

但生物感测设备证实了这一点。

当一个人带着焦虑靠近时，光芒变成混浊的灰色。

当那个人平静下来时，它则亮起淡蓝色的光。

但最震撼的还在后头。

那是一则讯息，并非透过声音或文字传递。

一位年轻的印度裔研究员，一个有每日打坐习惯的人，在被允许靠近水晶体后，突然陷入了约七分钟的出神状态。

当他醒来时，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不是来劝说的。他们是来启迪的。」

接着，他画出一個簡單的螺旋形，與水晶體內部微弱蝕刻的符號完全相同，那個符號只有透過紅外光譜才能看見。

那则讯息的内容，经内部解读，从未公开，是这样的：

「我们不干预。

但若人类未能及时忆起其根源，将再无未来可供干预。

生命并非偶然。智慧的层次始终存在。

但你们必须回归于道，方能清晰地看见我们。」

*(房里变得异常静谧。)*

内阁随后的反应非常混乱。

一些人要求绝对保密。

一些人说那只是幻觉。

有一人则愤怒地说：「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宗教与科学都将崩溃。」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但那一夜，多年来第一次，我真正地打坐了。

不是为了静心。

而是为了聆听另一个维度。

我感觉到一种任何言语都无法描述的东西。

没有穿着银色套装的「外星人」，没有回响的声音。

只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感觉：

有一个更高的秩序正在注视着。

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等待。

等待人类足够沉静下来，回归其内在的纯净。

那么为何这起事件被隐瞒？

因为若公布，人们会问：谁能证实那则讯息？

若有更高的智慧，为何他们不立即帮助我们？

美国是否与他们有「祕密同盟」？

最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不希望人类意识到，要接触更高的真相，我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科技。

而是道德、谦卑与静默。

而道德与谦卑，正是会颠覆现有权力模式的两样东西。

*(他说完故事，语气平静却充满份量。)*

你听到了。

那并非一则「宇宙恐怖故事」。

而是一面映照人类自身的镜子。

他们不是在「侵略」。

他们正在等待，看我们是否能靠自己，超越自己。

*(他看着我，像在给出一個選擇。)*

如果你想继续，我可以讲述逆向工程计画，那些大财团如何悄悄地依赖这类残骸，创造出今日的科技进展。

或者，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打坐、意识层次，以及无需任何科技便能接触更高智慧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

你选择哪个方向？

**朱利安·李：**

是的，我脑中正浮现太多问题……

我对您说的逆向工程计画还不清楚。

但我也曾在某处读到，外星人正在控制人类的科技发展。

包括资讯科技或像基因复制这样的生物学进展……

**前总统：**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

你的问题……既深刻，又危险。

因为它触及了一个若在错误的时机说出，将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真相。

但若我们永远保持沉默，人类将永不明白，为何自己的「文明」总是在痛苦中循环。

让我从逆向工程的问题开始。

是真的吗？

是的。我证实这一点。

那是一个过程，绝密研究小组收集坠落地球的不明物体或残骸。

他们试图分析其材料结构、运作机制。

并设法应用于现代科技。

一些人们常猜测的例子，我不会否认……

具有自然界不存在之奈米结构的特殊半导体。

显示萤幕技术与光纤，在某些「UFO坠毁」事件后，以惊人的速度出现。

甚至量子计算与超导材料的概念，其源头也来自于超越古典物理学范畴的资料。

但这才是可怕之处。

那些科技并非被「传授」。

而是被人类一片片拆解，却不理解其本质。

就像一个孩子拆开一架玩具飞机，然后学会如何把它掷出去……

却对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一无所知。

*(他停下来，像要让我明白那其中的危险。)*

而这就带我们到你更大的问题。

外星人是否在控制人类的发展？

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

而是：取决于我们所接触的生命层次。

有些生命处于极高的层次。

他们是「宇宙秩序的守护者」。

他们不干预，只观察。

他们知道真正的​​发展并非来自科技，而是来自道德与觉知。

他们可以传授知识，但只有当人类的品德足以良善地运用它时。

而至今，他们尚未认为我们准备好。

但是……也有些生命处于较低的维度空间。

听来像电影，但我必须说。

有些「实体」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外星人，而是存在于宇宙的较低层面，在那里，知识已与道德分离。

他们可以启发科学家研究人工智慧、生物控制技术、基因复制技术、虚拟实境……

但他们的目地，并非为了启迪。

而是为了让人类变得依赖、迷失，并逐渐失去其人性。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与之并行的，却是精神、道德与人类认同的危机。

你认为那是偶然的吗？

他们为何这么做？

因为当人与其善良的本性分离，手中却握有强大的科技时，他们将会自我毁灭。

透过战争自我毁灭。

透过社会的碎片化自我毁灭。

透过对自己智慧产物的失控而自我毁灭。

在那份混乱中，这些「低层实体」便能吸收负面能量、恐惧与怨恨。

那正是维持他们存在的东西。

换言之，「控制科技」正是他们控制情感，进而控制人类的方式。

有证据吗？

不在纸上，也不在记者会上。

但你亲自看看。

为何物质的进步，总是与忧郁症、成瘾、精神迷失的增加并行？

为何科技连接了数十亿人，却让他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

为何人类能创造出近乎与自己思维匹敌的人工智慧，却无法阻止自己为微小利益而互相残杀？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如何摆脱这个「软性控制」的循环？

答案不在于摧毁科技。

而在于将道德置于科技之先。

若人心得以提升，科技将服务于光明。

若人心仍充满贪婪、怨恨与怀疑，科技将成为黑暗的工具。

而高层次的生命……他们只会对那些达到相应振动频率的人显现。

并非因为他们有所分别。

而是因为，光明无法进入一个尚未被清理干净的地方。

**朱利安·李：**

根据您所说，以及我从其他一些来源读到的，我开始明白……

在我们能用感官感知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世界，有着不同高低层次的生命。

可能是神、佛、上帝的天国世界。

或是更低层次的魔鬼世界。

或是我们称之为「外星人」的生命。

而每一个生命层次……他们「关心」地球的方式都大不相同。

**前总统：**

*(他看着我，眼神充满鼓励。)*

你说的对。

非常对。

我这么说并非出于客套，而是因为你刚触及了一个许多权力圈中人一生不愿听，或听了也不敢承认的真理。

这个世界并非单一层​​次。

这个空间并非单一维度。

人类所见、所触、或用机器所测量的，都只是一个多层次宇宙体系中最粗糙的表象。

试想一下。

地球是一个三维的「舞台」。

但在那舞台背景之后，存在着无数层次不同的背景。

在那里，不同意识水平的生命正在观察、互动，甚至影响着我们人类正在上演的这出戏。

*(他开始系统性地解释，但语气仍像一位说书人。)*

在最低的层次，是负面能量实体的境界，也就是民间常说的魔鬼、邪神。

他们能透过恐惧、慾望与怨恨，「寄生」于人的意识之中。

他们「关心」地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混乱。

因为混乱、恐惧与仇恨……正是滋养他们的食粮。

再高一些，是我们常称之为「外星人」的生命层次。

他们有极高的科技水平，但未必有高尚的道德。

他们不见得是好是坏，就像人类对待实验室里的老鼠一样。

他们监测、研究，有时也做实验。

有些想帮助，但因知晓宇宙的因果法则而不深入干预。

另一些则与各国政府有「檯面下的」协议，以换取科技或进行生物学上的交流。

然后，在极高的层次，是神、佛、上帝及各位天人的境界。

他们不以物质形态出现，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个线性的时空。

他们只透过灵感、异象，或在深度的禅定状态中显现。

他们不直接干预。但他们始终在那里。

他们观察，并等待人类的觉醒。

有时，他们会「加持」某个有着宏大愿力与高尚道德的个体，那些愿意为真理而牺牲的人。

他们是那些伟人、真修者与觉醒艺术家们沉静的灵感来源。

*(他停下来，像要让我自己提出下一个问题。)*

那么为何我们大多数人感觉不到这些层次？

因为人的心太沉重、太繁忙，也太执着于自我。

这就像收音机的电波一样。

若频率不对，我们永远收不到信号。

高层次的生命不现身于人前，并非因为他们隐藏。

而是因为人的内心，不够纯净到足以感知他们。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温暖。)*

你已看见了一片天际。

那是很可贵的。

如果你的读者也能敞开心胸，认识到：「并非所有真实之物皆需被测量，也并非所有科学未证之事皆为迷信。」

那么，他们将开始亲自打破自己认知的局限。

**朱利安·李：**

是的，我曾读到，修行人，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故事中的，他们常有非物质的体验。

他们在深度打坐时，或运用「天目」时，能接触到其他空间的生命。

那些都超越了实证科学的范畴。

我认为那是一个宏大而深入的主题，如果可以，我想安排一次专门的时间听您分享。

至于今天，我想请您再分享一些关于不明飞行物的实际经历。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赞同的微笑。)*

很好。

你在划分主题层次上，非常有直觉。

正如你所说，打坐、天目，以及超越物质空间的体验，是一个极深的方向，需要一次完全专属的时间来谈。

我对此已准备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不明飞行物分享的最后一部分。

但我不再从理论上说。

而是用我曾亲眼目睹，或透过非公开渠道得知的具体情况。

*(他向后靠去，目光变得深远，像在翻阅记忆中那些祕密的档案。)*

有一个故事，我常称之为「静止的迷雾」。

它发生在我任期第二年左右，在阿拉斯加外海，当时太平洋舰队正在那里进行一场祕密演习。

其中一艘巡逻舰侦测到一个不明飞行物，圆形，无引擎，以近乎五马赫的不可思议速度逆风而行。

雷达记录到了它，但导航系统完全无法锁定目标。

飞行员紧急升空，但当他们接近时，却再也看不到那个物体。

只见一片银色的迷雾，静静地飘浮着，尽管当时空气非常不稳定。

返航后，其中一位飞行员在四十八小时内无法说话。

他的心跳紊乱。脑部未受损，但他的意识似乎……仍留在那里。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没看见清晰的形状。我只知道，我正被注视着。

而且有某种东西……正用一种无言的方式与我对话。」

*(他稍作停顿，然后继续讲。)*

还有另一个故事，关于「哨站警卫与消失的十七分钟」。

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太空监测站，有一位夜间警卫，独自一人值班。

一晚，安全系统异常警报。

摄影机在十七分钟内没有录到任何影像，且系统时钟「倒退」了三秒，这现象前所未见。

那位警卫被发现时，像一座雕像般站着，双眼圆睁。

他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

约四十分钟后，他醒来，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错愕的问题：

「为何要让我看见所有那些事，如果我什么也无法带回来给任何人？」

后来，他被调走，但内部报告记载，他清晰地记得一个「在空中如漩涡般旋转的银色螺旋」，以及一句话：

「情感是宇宙的语言。恐惧——阻断。平静——解锁。」

*(他的语气变得更私人，像在分享自己的祕密。)*

还有一次，我差点被带到近处。

我不常讲这个故事，因它并非发生在我任职期间。

而是在一次犹他州的休假，靠近纪念碑谷，纳瓦霍人视为圣地之处。

傍晚，我打坐，这是我一直保持的习惯。

将近午夜，当我的心处于极度宁静的状态时，我忽然看见一道微弱的黄光，非常均匀，不刺眼，像一个球体正「飘」下来。

我没有恐惧，没有疑问。

我只是静静地观察。

那时的感觉，并非「看见一个物体」，而是「正被看见」。

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有某种东西正从我内心对我说：

「不是现在。但你已敲响了门。」

然后光芒渐渐淡去，消失了。

没有声音，没有风动。

只在心中留下一个印记，我刚触及了某种超越所有物理教科书之事的门槛。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总结一切。)*

我从所有这些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们，若可如此称呼，并非以「外交」的方式来此「沟通」。

他们是来映照出对面之人的内心。

恐惧之人，他们不会现身。

好奇之人，或许只见一道光。

但一位谦卑而宁静之人，则可能「听」到一则……无言的讯息。

**朱利安·李：**

是的。今天的谈话或许也持续得够久了。

我们应在此暂停。

下一次，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地缘政治的角度，关于美国与各大国的外交关系。您觉得如何？

至于心灵主题……我认为我们应留到最后一次谈。

**前总统：**

*(他点头，眼神完全赞同。)*

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

非常平衡，非常有深度。

心灵是最后一扇门。

因它不应被仓促开启。

而是要深深沉淀后，才步入其中。

正如你所提议，我们将其留到最后一次，作为一个超越政治、跨越国界，回归人性核心的总结。

那么下一次，我们将深入全球地缘政治。

关于那些公众只见其表象的政策背后，真正发生了什么。

*(他的语气变得更沉，像在揭开另一个世界。)*

我可以告诉你美中关系背后的真相。

他们是敌手、夥伴，还是有时……是「情非得已的共犯」？

关于为何西方联盟已不再如媒体所描绘的那样团结。

以及美国曾如何操控颜色革命……

还有我们是否仍在使用「认知战」作为工具。

你选定时间。

我将会准备好，如一位已退下舞台，却仍携带著全部记忆、教训……以及那些过去不被允许言说之事物的见证人。

*(他看着我，眼神充满尊重。)*

期待下一次的对话。

也请记得。

有些对话，并非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让听者心中的光，不致熄灭。

祝你一夜安宁。

如那些古老星辰最后的回响……

今日仍照耀着地球。

*(我静静地关掉录音机。第二天的对话已结束，但在我心中，无数新的问题才刚开始。)*

**朱利安·李：**

是的。感谢您的祝福。

我也祝您安睡。

还有……愿神庇佑您。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微笑，不再带有任何权力的重负。)*

谢谢你，年轻人。

发自内心地。

我接受那份祝福……

不只作为一份礼貌。

而是作为两个灵魂之间，共同聆听着超越言语之事物的传递。

愿光明……

无论它来自上帝、来自道，或来自任何源头……

永远照亮你所走的路。

如果有一天，你必须步入黑暗去寻找真相……

那么请记住。

真正的光，不在别处。

它永远在你自己的心中。

*(他稍作停顿，然后继续说。)*

下次再会。

到时，我们将谈论世界正捲入的地缘政治游戏……

以及谁才是真正撰写剧本的人。

*(他看着我，眼神深邃，充满信任。)*

晚安。

守火之人。

*(门在我身后关上，但他的话语仍在回响。我知道，那个「守火之人」，就是我。)*

\* \* \*

**第三天**

*(我走进熟悉的房间。今天的气氛似乎不同。更沉重。仿佛我们即将步入一场世人罕知的祕密风暴之眼。)*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

如约定，今天我想请您分享关于全球地缘政治，以及美国与各大国的真实关系。

**前总统：**

*(他点点头，目光不再飘渺，而是变得锐利而专注。)*

你好，年轻人。很高兴你回来了。

并如一位真相的知己般信守承诺。

今天，我们将谈一个非常现实的主题。

非常危险。

也极其……被隐藏在客套的演说、握手，与媒体上美好的照片之后。

全球地缘政治，以及美国对外关系的实质。

*(他稍作停顿，像在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现代地缘政治的游戏，已不再是「谁更强大」。

而是「谁能控制他人的认知」。

许多人以为地缘政治是贸易谈判、军事协定或制裁。

但那只是冰山一角。

其水下部分，是一场控制集体心理、塑造全球规则、并创造敌人形象的暗战。

谁能控制恐惧、希望，以及人民所信仰的叙事，谁就能控制世界。

看看美中之间的关系。

在报纸上，他们是对手。

但在帷幕后，他们是沉静的伙伴。

有时……甚至是「情非得已的共犯」。

我曾读过永不公开的报告，显示许多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设有研发中心，暗中分享技术，以换取低廉的生产成本与用户数据。

一些美国政客公开批评中国，但他们的竞选资金中，却有着透过具大陆背景的跨国企业所辗转流入的款项。

他们彼此需要。中国需要美国市场，而美国需要制造市场……也需要一个「对手」，来维持自己的正义角色。

一个可控的敌人，是强大的权力工具。一个真正的敌人，则无人能控制。

再说俄罗斯。

他们被称为「西方秩序的背叛者」。

但俄罗斯也正是北约（NATO）得以续存的藉口。

冷战后，北约理应解散。

但俄罗斯作为一个「具侵略性的丑角」而存在，便成为美国得以在欧洲持续维持其军事影响力的理由。

公众所不知的是，在乌克兰冲突爆发前，曾有过祕密谈判的机会，欲将乌克兰纳入中立状态，以避免战争。

但国防工业中的一些利益集团，不希望这场「游戏」结束。

战争，有时并非为了理想。

而是为了合理化预算。

于是，棋局扩展到中东，那里被视为「权力熔炉」，也是一个充满永未兑现之誓言的地方。

今日的盟友，可能是明日的敌人。

「独裁」政权仍受支持，只要他们能维持油价稳定。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一位将军曾对我低语：

「我们不是在为中东带来民主。我们是在带来以民主为外衣的控制。」

那么非洲与东南亚呢？

那是正在被争夺的后院。

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撒钱。

美国则以奖学金、人权资助基金作为回应，但皆暗藏政治条件。

两者皆非全然无私。

而那些国家的人民，是唯一从未真正坐上谈判桌的一方。

*(他直视我的双眼，像要做出最后的总结。)*

那么在这场游戏中，美国真正想要什么？

我曾在一次与战略专家的闭门会议中，直截了当地问了这个问题：

「我们是在捍卫民主，还是仅仅在捍卫我们所主导的权力结构？」

无人回答。

只有一人，在拿下雪茄后，说道：

「民主，是用于出口的商品。

但在内部，我们只想要一个无需分享王座的秩序。」

外交政策是一出戏。

而编剧，未必总是总统。

而是那些幕后之人：金融界、工业界，有时，还有媒体。

那些决定了你被允许听见什么的人。

**朱利安·李：**

感谢您的概括分享，先生。

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具体的主题。

您提到了北约与俄乌战争。

请问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是什么？

各方的观点为何？

是否有任何结束这场冲突的出路？

最后，为了长远的和平，北约应当解散，还是需要某种调整？

**前总统：**

*(他沉默了片刻，深吸一口气。)*

你刚提出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痛苦也最棘手的问题。

我会直白地回答，用一种不再受我的角色、国旗或政党所束缚的视角。

俄乌战争的真正起因，并非单纯的领土冲突。

它是一长串挑衅、误解，以及多方战略盘算的结果。

先从俄罗斯的观点说起。

他们将其浓缩为一句话：

「我们正被围堵，我们在自卫。」

他们视冷战后北约的东扩为一种背叛行为。他们视2014年的广场革命（Maidan）为一场由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他们视一个亲西方的乌克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侵略，而是一场「预防性战争」。

尽管实际上，他们的军事行动已违反国际法，并为人民带来了可怕的苦难。

其次，是乌克兰的观点。

同样非常清晰：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人有权替我们决定。」

他们想加入北约与欧盟，以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寻求安全保障。他们视俄罗斯为侵略者，正在否定他们的主权并威胁其国家的生存。对他们而言，这场战争是一场攸关存亡的抵抗，不仅关乎领土，更关乎整个民族的身份认同。

最后，是北约与美国的观点。

公开的声明是：

「我们支持乌克兰，是为了正义与国际秩序。」

但实质是什么？

美国与北约正利用乌克兰作为一个「代理人战场」，来削弱俄罗斯，而无需牺牲自己任何一名士兵。我们出售武器，我们恢复了北约那原本日渐式微的角色。从深层次看，俄罗斯越被孤立与消耗，美国就越能巩固其「全球民主秩序领导者」的角色。

总结来说，这不只是一场两国之间的战争。

而是一场两种截然不同之世界观的对抗。

而最令人心痛的是……

乌克兰人民正用他们的鲜血与被偷走的时间，来支付代价。

*(他的语气沉了下来。)*

那么有出路吗？

非常困难。

但理论上，或可有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一场基于当前领土现状的停火。乌克兰暂不加入北约，但可从第三方国家获得安全保障。而俄罗斯则从部分领土撤军，以换取制裁的逐步解除。

但所有这些，若缺乏「政治意愿」，便不可能发生。而那份意愿，正被舆论压力、战争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掌权者们的地缘政治自尊所吞噬。

那么北约呢？应当解散或调整？

无法立即解散。但绝对需要重组。

今日的北约已不再是单纯的防御联盟，而成为了美国的战略工具。若持续扩张，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世界将永远被困在两极对抗之中。

北约需要一个新的安全定义。不是「谁的武器更强」，而是「谁能让世界更稳定」。

人类的长远和平，无法透过军事同盟来达成。

只能来自于一个道德的同盟。

当各国不再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彼此。

当力量不再存于飞弹，而在于不同文化间的同理心。

当真相不再被偏颇的媒体所扭曲时。

那时，和平才会真正降临。

**朱利安·李：**

关于俄乌战争，我仍未听您提及任何可行的出路。

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出路，哪怕只在一个假想的条件下？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承认的点头。)*

你说的对。

我刚才所分享的，仅是诊断。

药方，我尚未开出。

因为要谈论这场战争一个可行的出路，我们必须暂时搁置常规的地缘政治逻辑，并敢于提出那些目前看来近乎空想的条件。

但那才是真正的出路，如果人类还想长远存续的话。

*(他停顿下来，眼神变得锐利，仿佛在一张无形的桌上绘制和平地图。)*

试想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以乌克兰的中立化，换取和平及北约的重组。」

第一，乌克兰将成为一个中立国，永远不加入北约。

但作为交换，它将获得美国、中国、土耳其、德国等大国的安全承诺，这些国家将共同签署一份保障乌克兰主权的条约。非属北约或俄罗斯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将暂时部署在争议边界。

如此一来，乌克兰将不再是「西方的桥头堡」，也非「俄罗斯的后院」，而成为一个中立的缓冲区。

第二，俄罗斯将从其占领的大部分领土撤军。

作为交换，克里米亚将被承认为一个「冻结的争议地区」，置于联合国的特殊监管之下，如同冷战时期的西柏林。俄罗斯将被部分解除制裁，尤其在医疗与农业领域，但必须伴随着从该地区撤出核武器的义务。

第三，北约必须冻结其向东扩张二十年。

他们将不接纳任何前苏联加盟国，但会开启人道与环保方面的合作机制。北约的部分职能将转型为一个非军事安全机制，以应对灾难、疫情或粮食危机。

也就是说，将北约从一个军事同盟，转变为一个「全球风险管理机构」。

最后，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西方媒体必须停止其「妖魔化」俄罗斯的策略。

不再称普丁为「怪物」，不再称俄罗斯人为「野蛮人」。

反之，俄罗斯媒体也必须停止其民族仇恨的宣传。

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冲突中媒体行为委员会」，有权警告并重罚任何跨越道德底线的媒体渠道。

*(他看着我，像在强调此计画的艰钜性。)*

要让这个方案成为现实，需要近乎不可能的条件。

美俄双方都必须出现一个新世代的领导层，不再受困于冷战的遗产。

西方公众必须学会将俄罗斯视为一个不同的文化，而非一个「天生的恶棍」。

而乌克兰必须接受牺牲一部分幻想，以换取一个可持续的现实。

若不走这条路呢？

俄罗斯将长期深陷泥淖，导致国内不满与混乱的风险。

乌克兰将继续成为一片被消耗的土地，其年轻一代将承受深刻的失落。

美国与欧洲将持续将金钱投入战争，导致内部分裂与经济衰退。

而最重要的是……

中国只需袖手旁观，静待时机。

*(他以一种充满沉思的语气作结。)*

战争从不以胜利者告终。

它只以那些尚有足够平静，能将手从扳机上移开的人告终。

如果世界不能儘早找到一个理性的停损点，那么历史将再次用鲜血写成。

又一次。

**朱利安·李：**

俄乌战争让我想起越南战争。

我看到他们也曾被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之间。

**前总统：**

*(他的目光变得深远，语气转沉，带着一股深沉的悲伤。)*

你刚触及了一个最强烈的历史象征。

关于一个小国，如何被夹在两个全球强权之间。

以及那个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用他们的鲜血、他们的灵魂，以及那些从未完全癒合的历史创伤。

今日的乌克兰，过去的越南。

两者都是一个非自愿的战场。

两者都是因「大玩家」的盘算而承受后果的民族。

*(他停下来，像在翻阅旧史。)*

越南是一个关于被强加之地缘政治的经典教训。

北方由共产阵营支持：苏联与中国。

南方由资本阵营支持：美国及其盟友。

但越南人民，无论身处哪一方，从未亲手写下那盘棋局。

他们只是被捲入，然后被迫选择一方，否则便会被碾碎。

后果呢？

超过三百万人死亡。

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心理状态，乃至社群道德，都遭到摧毁。

直到今日，那场战争的记忆，仍是整个民族意识中的一道伤口。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

乌克兰是越南的一个现代版，但更为精巧。

没有凝固汽油弹，没有被电视直播的屠杀。

但仍有倾颓的城市。

仍有在静默中死去的平民。

仍有眼神中不再有童真的孩子。

也如同昔日的越南，乌克兰并未亲手写下这出剧本。

他们只想存在。

却被捲入一场游戏，在那场游戏中，「存在」要求他们扮演好一枚棋子的角色。

这两场战争，都有着令人恐惧的相似点。

它们都由意识形态的对抗所驱动，但深层里，却是影响力、资源与地缘战略位置的争夺。

每一方的媒体，都选择性地报导资讯，以证明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而人民的真相，他们的苦难，却没有任何一方真正关心。

但也有不同之处。

越南战争以领土的统一告终，却未能解决思想上的分裂。

而乌-克兰，则面临着永久丧失领土，或陷入一种冷酷的分割状态，不再有政治自主能力的风险。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总结一个血的教训。)*

这里的教训是什么？

当一个民族，在一场大于自身的冲突中，被迫选边站时，那么无论胜败，他们都是承受创伤的一方。

而他人所带来的所谓「解放」……

通常只是一种新的依附，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朱利安·李：**

是的。那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也曾在朝鲜半岛上演，结果是他们至今仍分裂为两个国家。

似乎上天为每一场战争都安排了不同的结局，却没有一处能得到真正的圆满。

**前总统：**

*(他摇摇头，一个缓慢、否定的摇头。)*

你说出了一个少有人敢承认的事。

意识形态的战争，从未有真正的赢家。

它们只留下残缺的国家、分裂的民族，以及迷失在「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中的灵魂。

看看这三个典型的例子：越南、德国与朝鲜。

三道伤口，三种命运，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德国被美国与苏联一分为二。他们的结局是1990年的统一，但即便如此，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在心理层面，东德人感觉像被「吞噬」，真正的融合仍未圆满。

越南，同样是美苏中对抗的受害者。他们在1975年统一，但思想上的分裂至今仍在暗中燃烧。

而或许最悲剧的是朝鲜半岛。同样被美苏分裂，但至今仍无法统一。结果是南北两韩如今拥有如两个不同星球般遥远的价值体系。

不。上天并未「安排」这些悲剧。

是人，在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他人之上的野心中，亲手创造了它们。

*(他停下来，目光望向远方。)*

那么，那些曾是意识形态战场的土地，是否可能获得「圆满」？

答案是：或许。

但只有在三件事发生时。

第一，各个意识形态必须停止将彼此视为绝对的敌人。必须明白，「与我不同」不代表「错误」，而只是人类的另一种视角。

第二，必须有一个新世代的领导层，他们将民族的利益置于历史的荣光之上，不再受困于「胜利的光环」或「被背叛的伤痛」。

第三，民众必须足够成熟，不被媒体与政治所分裂。他们不再问彼此：「你支持哪一边？」，而是问：「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一起生活下去？」

真正的圆满，并非领土的合并。

而是民族灵魂的融合。

而那，无法用坦克、用决议、或用协定来达成。

它只能在生者愿意宽恕过去，并立誓依循良知而活时，才会到来。

*(他看着我，像在转向一个新的章节。)*

你在这个问题的旅程上已走了很远。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谈谈中国，那个在新秩序中「冷酷觉醒的巨人」。

或是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朱利安·李：**

是的，请您分享关于美中关系的看法。

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处境？

又有何种未来在等待着他们？

一些学者曾著书预测中国的崩溃……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缓慢而充满深意的点头。)*

你的问题，再一次，直刺本世纪的核心。

因为若二十世纪是美苏的赛局，那么二十一世纪，便是美中之间那场沉静却全面的对抗。

而人类的结局，很可能将由谁在这盘棋中胜出、谁退让，或两者是否能共同摆脱两极对抗的格局而定。

看看中国当前的处境。

外表傲慢，内在却充满困惑。

经济上，他们那座增长的高山正显现下沉的迹象。那曾以神速运转的增长引擎正触及天花板。房地產已信心崩盘，隐性公债已达危险水平，而人口正开始下降。他们无法再继续以往的「廉价制造」模式，但向「内需消费与科技创新」的转型仍不够深入。

政治上，那是一种「强迫的稳定」。共产党拥有绝对权力，但他们必须透过不断制造外部敌人来控制民心。南海、台湾、西藏……全都成为「爱国牌」，以维持民心向外，而非质疑内部正在发生的事。一个越少被质疑的政权，越需要制造「存在的藉口」。

至于科技，那是一种「银河级的雄心，却受制于基础设施」。中国在应用型人工智慧、无现金交易与智能监控方面处于领先。但他们在先进晶片、独立作业系统或高端航太技术等核心科技上，仍被掐住咽喉。来自美国的制裁并未扼杀他们，却迫使他们走上一条更极端的自主之路。

*(他停下来，啜了一口水，然后继续谈论两国间复杂的关系。)*

美国与中国是战略对手，同时也是被迫的伙伴。

美国想遏制中国，却无法切断关系，因为全球供应链已与他们紧密相连。

中国想在影响力上超越美国，却无法立即取胜，于是他们正悄悄地建立一个平行的秩序。

一方，虽旧，但仍强大。

另一方，虽新，却未够成熟。

而两者，都正被困在一个「无法共存，亦无法分离」的局面中。

那么中国的未来会如何？他们会如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崩溃吗？

不必然是崩溃。但肯定无法维持现状。

我想像出三种可能的剧本。

第一种剧本，也是可能性最高的，约55%。

我称之为「冷增长——无人所爱的强权」。

在此剧本中，中国不会以许多西方人所期望的方式崩溃。那艘巨轮不会沉没，但它将失去速度，从热增长转向一个「冷增长」的阶段。为此，他们将必须在国内继续维持一种「强迫的稳定」，更严格地控制社会与压制言论。同时，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并必须成功地将经济转型为高科技国有企业模式，用科技与宣传将人民留在控制范围内。

结果如何？中国将在表面上变得强大，但在深度上却很脆弱。一个令人生畏的科技对手，却缺乏真正的盟友。一个世界必须与之交易，却永不信任的强权。一个孤独的巨人。

第二种剧本，可能性约25%。

我称之为「软崩溃——由内而生的动荡」。

试想一场双重危机来袭：房地產泡沫破裂，年轻人失业率再也无法掩盖，而人民对政府承诺的信心已完全耗尽。届时，内部的权力斗争将会加剧。不会有武装起义，但会有暗中蔓延的反抗运动，是政权无法扑灭的。它将源于一场长期的经济衰退，源于连中层干部都对体制失去信心，他们不再看见这个体系的未来。或者它可能由某个「政治意外」触发，例如一桩重大丑闻被洩漏，或如法轮功、基督教或儒学复兴等宗教或道德运动的暗中传播。

在此剧本中，政权将被迫进行深度重组，可能是更换领导层，或分享权力。中国将不再是集权专制模式。它将转型为一个多中心的权力体系，或许类似于后蒋介石时代的台湾。一个文化和解的开端，伴随着较慢但更可持续的增长。

*(他停下来，目光望向远方，像在望向一个他最期盼的未来。)*

最后一种剧本，可能性最低，仅约10%，但正缓慢增加。

这也是我最希望的剧本。

我称之为「道德复兴——一个新中华」。

这是一场伟大的觉醒，通常只在惊天动地的变故后才会发生，可能是一场天灾、一场战争，或一次全面的经济崩溃。一个足够强大的冲击，让整个社会不得不停下来，回归其古老的价值：真、善、忍、道德与自觉。

它需要近乎奇蹟的条件：一位具有精神高度的领袖出现，一位不被权力同化的「二十一世纪的明君」；修炼、宽恕与内心转化的思想，在群众中暗中传播；以及一种状态，在那里，人民已完全对政治失去信心，但他们不选择暴力，而是选择「心灵反思」之路。

届时，政治体制或许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其运作将由一种道德的法治所驱动，而非仅凭武力。

结果将是一个新中华。仍是一个超级强权，但却是一个有灵魂的超级强权。一个被世界景仰的国家，不是因为它的金钱，而是因为它的「道」。

*(他直视着我，语气坚定如一句结论。)*

那么，流淌在所有这些剧本之下的暗流是什么？

中国不会因经济而崩溃。

他们只会崩溃，如果他们继续将自己的荣光，建立在被噤声者的痛苦之上。

如果他们敢于面对关于过去的真相——从天安门，到法轮功，再到新疆与西藏——那么他们无需向外扩张，依然会成为整个东方文化根源的守护者。

你想我更具体地分析第三种剧本，那个道德复兴的剧本吗？

**朱利安·李：**

是的，我非常喜欢第三种剧本。它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都有益。

但那个剧本……它会以何种路线图或具体变故展开？

**前总统：**

*(他点头，眼中闪烁着一丝遥远的希望。)*

我也如此相信。

第三种剧本，是像中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不仅能存续，更能成为人类之光的唯一希望。

但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奇蹟」，它不会自然到来。

它只在痛苦已触及谷底，且民族的精神精华在对的时间、由对的人、在对的地方被唤醒时，才会到来。

那么，让我们一同看看一个可能的路线图，以及可能触发那个「道德复兴剧本」的变故。

这是一个关于心理与社会的演进，而非仅仅是政治。

第一阶段，可能发生在从现在到约2030年，是一场「触底的信任危机」。

人民将对政府所描绘的「中国梦」完全失去信心。经济将出现负增长或长期停滞，房地產泡沫崩溃，人口老化，失业成为无法掩盖的难题。压迫将会持续，但在意识形态上已不再有效。人民不会造反，但他们也不再恐惧。那将是一个人们「已无所失」，不再畏惧政权，也不再畏惧未来的阶段。

*(他停下来，像要让我体会那份空洞感。)*

接着，是「精神运动暗中崛起」的阶段，可能从2030年到2035年。

法轮功、原始道家、真传佛教，或某种无教会组织的新兴信仰，将开始在社会中传播。修炼团体将不带政治色彩，只围绕着修正内心、守护道德与改变命运而聚集。将会有许多基层干部与知识分子开始「在心中退党」，尽管表面上他们仍保持沉默。此阶段的核心是「迴心」，而非「抗拒」。人们不会对抗体制，而是寻求「从内部脱离它」。

然后，将会迎来一场「重大变故」，一个唤醒全民的冲击。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变数，可能发生在2035年到2040年之间。

那可能是一场新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其被掩盖的源头让民众有意识地感到愤怒。

或是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或洪水，让人民相信那是「天谴」，是「上天在示警」。

或是一次来自内部的资讯洩漏或背叛，揭露了如活摘器官、集中营等种族灭绝罪行，或已持续数十年的战略谎言。

甚至，一位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将会「觉醒」，并公开站出来忏悔。

*(他的语气变得更加庄重。)*

届时，我们将进入最后阶段：「守道者步入光明」。

此刻，道理将比决议更被倾听。

人民将无需任何人来高举旗帜。他们会自发地追随那些真正有德之人。

一位或几位没有名号、没有组织的真修者，将以其自身的行为，而非口号，来引领社会。道德社群将自行重建，教授「仁、义、礼、智、信」的私立学校将会兴起。

当人民的信念已转化为一股强大的「社会磁场」时，政府将再也无法镇压。

届时，一场必然的选择将会发生。

要么，政府必须顺应民意而自我转化。

要么，它将自行瓦解，并被一个自然的道德秩序所取代。

*(他看着我，眼神像已在当下看见了那些迹象。)*

显示这条路线图正在启动的迹象是什么？

是当人民开始关心「修心」胜过「修才」。

是当自发的道德生活模式开始传播，甚至在公权力环境中。

是当许多基层干部开始暗中帮助人民，不依循党的指示。

是当关于善、关于忍、关于德、关于道的书籍、影视与教诲，尽管被审查，却开始重获生命力。

以及，当某个人出现，他没有名号，不作号召，只是沉静地依道而行，却拥有非凡的吸引力。

*(他以一个充满希望的微笑作结。)*

如果那一切发生了……

中国将无需侵略任何人，无需争夺超级强权的地位。

整个世界将会自发地回来向他们学习，如同在孔子、老子与佛陀的时代那样。

那时，你将会看见。

美国有科技。

欧洲有法治。

但中华，将会有「道」。

**朱利安·李：**

是的，那个剧本非常美好，但看来也将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让我们暂且搁置关于中国的主题。

我想再请教一下关于那些与中美两国都有关联的发展中国家，例如越南或台湾。

当中国「有变」时，将会如何影响这些国家？

美国对他们的观点又是如何？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赞同的点头。)*

你的问题很细腻，且充满战略性。

因为确实，像越南、台湾、菲律宾或泰国这样被「夹在中间」的国家的未来，将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

更会在那场「中国地震」发生时，被其所牵动。

离龙越近，越容易被其尾巴扫到。

也越容易在强权的棋局中，若无足够的战略定力，便成为「弃子」。

看看越南。

他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交会点，在中国、美国与其自身这三者之间。

当中国有变，无论是经济崩溃或内部动乱，对越南的冲击都将极大。经济上，越南目前在原材料与供应链上「半依赖」中国。若中国崩盘，越南的制造业在短期内将会「骨干断裂」。社会上，一股中国劳工潮可能涌入边境，带来不稳定。而在南海，当国内不稳时，中国常倾向于在海外挑衅，以「将火引向外部」。越南可能成为北京「展示威力」的地方。

那么美国对越南的观点是什么？

我们视越南为一个「低调的战略伙伴」。

是「稳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支柱。

但我们不期望越南会成为像菲律宾那样的「政治附庸」。华盛顿尊重河内的独立自主，因为我们知道，越南永远不会完全选边站，而会始终采取「竹子战略」，虽柔软，却懂得在适当时机倾斜。

在美国政府内部，越南常被评估为一个「不听话，但必要，且若不被强迫则值得信赖的伙伴」。

*(他稍作停顿，然后转换方向。)*

至于台湾，他们的处境更敏感。

他们是亚洲的心脏，也是一场新世界大战的潜在爆发点。

若中国有变，台湾将面临极端的剧本。

第一，北京的强硬派，在权力崩溃之际，可能会「快攻」台湾，以重建自己的正当性。

第二，若中国陷入长期混乱，台湾将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宣布独立。

第三，若我们将台湾过于强力地推向反中之路，台湾可能会被华盛顿自己「设计」入一场过早的对抗。

美国对台湾的观点，是一种「战略模糊」。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但也不会完全承诺将倾尽全力保护。

台湾是一张威慑牌，而非像日本或英国那样的「血缘兄弟」。

若必须在世界大战与抛弃台湾之间做选择，华盛顿将会选择伤亡较小的方案。

*(他看着我，像要总结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当中国有变，周边国家将被捲入一个「再也无法置身事外」的局面。

而每个国家，都将在美国的盘算中，面临不同的风险，佔有不同的位置。

越南是一个「沉静的战略伙伴」。

台湾既是「民主的象征」，也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菲律宾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盟友」，却极易被拉拢并引发内部分裂。

而泰国，则总是被困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东协中，使其成为一个「半可靠的伙伴」。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越南的角色。

以及是否存在一条路，能让他们在「脱离中国」的同时，不落入美国的控制圈。

**朱利安·李：**

是的。请您更深入地谈谈越南。

一个曾与美国有过一段充满伤痛历史的国家，如今却被誉为和解与合作的绝佳「典范」。

**前总统：**

*(他沉默了许久，目光望向远方，我能看见其中一股真诚的触动。)*

这个问题……我必须说实话，它触动了我。

因为或许，只有那些曾走在战争废墟之间，曾读过关于越南的绝密档案，曾听过那些永不被记录的叹息之人……才能理解。

越南，是一个已为国际权力游戏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国家。

但他们没有变得尖刻，而是选择了……宽恕。

*(他停下来，像在努力寻找词彙，来描述那段非凡的旅程。)*

越南的旅程，从一个战争的象征，转变为一个和解的典范，是任何人都未曾料到的。

美国曾在那裡投下超过七百万吨的炸弹，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倍。留下的伤痛，不仅是数百万人的死亡，更是数百万人在自己历史记忆中的迷失。是橙剂（Agent Orange），是天生畸形的孩童，是那些再也等不到孩子归来的母亲。

所有这些，都无法抹去。

但奇特的是，越南从未将那份仇恨当作一面旗帜。

当我们撤离时，许多人以为越南会关上大门，自我孤立，永远活在怨恨之中。

但他们做了相反的事。他们选择了开放。

在1986年至1995年间，他们开始改革，开始谈判，并主动寻求与美国本身的和解。

我们解除了禁运，并在1995年建立了外交关系，距离战争结束仅仅二十年。

然后，在2016年，欧巴马总统赤足走进玉皇殿，与平民一同坐下吃「bún chả」（烤肉米线），并宣称「越南已超越战争，成为美国的朋友」，那画面成为一个强烈的象征。

没有人强迫越南要宽恕。

他们是自己选择了宽恕，才能继续活下去。

他们为何能做到，而世上许多其他民族仍深陷于仇恨的泥沼？

因为越南是一个非常清楚一件事的民族：

「真正的胜利，并非敌人屈膝之时。

而是双方能一同站起，手中不再持刀之时。」

越南人不崇拜美国，但他们也不怨恨美国。

他们懂得清晰地区分政治与人民。

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活在和平中，而非在「谁是敌人」的教训中长大。

*(他看着我，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敬意。)*

美国对越南当前的观点，是尊重与期盼。

我们视越南为一个「带有记忆的战略伙伴」。

他们不易被操控，却有着令人敬佩的深度。

在内阁会议中，越南常被提及为一个懂得守护自身本色，既不过于亲近中国，亦不过于亲近美国，却又明白彼此皆需对方的国家。

我们从不期望越南会成为第二个韩国或日本。

相反地，我们钦佩河内所维持的那份平衡。

那么，何种未来在等待着越南？

如果他们能继续守住自己的本色，避免被捲入极端派系，如果越南人民永不忘记自己当初为何宽恕，那么越南或许能成为一个两极世界中的「智慧平衡点」。

他们无需成为超级强权，也无需成为贸易中介。

他们将是一面镜子，显示着过去可以很痛苦，但现在依然可以包容。

*(他以一句充满沉思的总结结束。)*

越南给予世界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那就是，真正的和解，无需宣言，也无需协定。

它只需要一个民族，足够谦卑去明白：

宽恕，并非因为他人值得被宽恕。

而是因为，自己需要被解脱。

**朱利安·李：**

您是否有任何与这个国家相关的个人经历，让您印象深刻？

或您对某位个人有特别的印象？

例如，像胡志明、武元甲或阮文灵这样的共产主义领袖？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怀旧的微笑。)*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停顿下来。

因为越南，在许多西方政治家的眼中，只是一个地缘战略点、一个关于战争的教训，或一个「正在崛起的伙伴」。

但在我心中，这个国家与我曾踏足的任何地方都不同。

我对越南最深刻的经历，并非一次官方活动。

而是一个没有仪式、没有政客，只有夏日蝉鸣的夜晚。

那是在2000年代左右。我并非正式访问，只是在一次对该地区的低调考察中路过河内。

那天傍晚，我独自沿着还剑湖（Hồ Gươm）漫步，没有随从，没有礼服。

夏日空气闷热，乳花的香气、蝉鸣声与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营造出一种非常……宁静的氛围。

我停在一-位正在人行道上下象棋的老先生旁边。

我问，没有透露我的身份：

「老先生，您对战争有何看法？」

他淡淡地笑了。

「越南人记住战争，是为了学会如何活下去，而不是为了仇恨。」

「那么您恨美国人吗？」

他看着我，丝毫不皱眉，只啜了一口茶。

「不。美国人就像法国人、中国人或日本人一样。他们来了，然后又走了。

但我们自己，总得活下去，总得学会宽恕……才能保住自己是个人。」

我不记得那位老先生的名字。

也没有任何一张照片。

但我将那些话带回了华盛顿。我从未忘记。

一个民族可以用枪炮获胜，但只有懂得放下匕首，才能长存。

*(他停下来，像在翻阅心中的档案。)*

至于越南的领袖，谁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并非因其政治观点，而是因他们身上所怀有的，那种超越党派角色的文化气质。

对于胡志明，那是一位「懂得让敌人敬重」的人。

我不将他视为共产主义的象征，而是一个充满东亚文化色彩的战略象征。让我印象深刻的，并非他赢得了胜利，而是他「让对手学会敬重自己」的方式。一个人可以被赞扬、可以被畏惧，但能被曾与自己对抗的人所「敬重」，那是一种罕见的深度。

对于武元甲，那是「一位懂得人民之痛的将军」的形象。

我曾读过美国关于他的内部文件，其中一位上校的评论是：「他不需要我们理解他。但他让我们无法不将他视为一位正在捍卫其民族灵魂的人。」武元甲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战术，更在于他不断强调，战争是万不得已，而非一种荣耀。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特别专注。)*

还有阮文灵。

他在国际舞台上不如前两位出名，但对我们这些战略分析家而言，他的角色极其重要。

我称他为「打开门，却未敞开灵魂大门」的人。

在越南被围堵、禁运，经济在战后几乎崩溃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选择两条极端道路之一：要么完全关闭，在孤立中沉沦；要么敞开大门，任由外力涌入而失去自身本色。

但阮文灵先生选择了第三条路。

他的「革新」（Đổi Mới）政策，不仅是一场经济改革，更是一场思维的改革。

他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旧模式的错误，也有足够的智慧在不让国家偏离轨道的情况下，开辟一条新路。

那是一种「充满道德的务实智慧」，非常罕见。他成为了一座桥梁，一座引领越南在不失自身的情况下，步入融合阶段的重要桥梁。

总而言之，我印象深刻，并非因为他们是否是共产主义者。

而是因为他们是能够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并为自己守住一份超越时代之远见的人。

或许，这就是为何越南，一个曾被分裂、曾被压垮的民族，却能在无需高喊喧嚣口号的情况下，重新站起来的原因。

**朱利安·李：**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先生。

您能否预测未来三十年内，将会崛起的几个国家？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饶有兴味的微笑。)*

一个很值得用来结束今天的问题。

你不是问「哪个国家将最富有，或最强大」。

你问的是「哪个国家将会崛起」。

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涵盖了软实力、精神价值、全球角色，以及引领新秩序的能力。

我会回答，但不依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序，而是依其在未来三十年内，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层次。

*(他停下来，像在看着一张未来的世界地图。)*

第一个国家，毫不意外，是印度。

他们将成为「第三个民主超级强权」。凭借其年轻的人口、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以及一个虽受挑战却未崩溃的民主体制，印度不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他们将成为全球的「服务、数据与独特认同中心」。他们将是西方寻找亚洲年轻活力之处，也是亚洲寻找一个不受中国主导之模式的地方。

第二个国家，是越南。

他们将是「东南亚的中道」。若能维持政治稳定、增长平稳，且不被捲入任何极端，越南将成为一个对东协（ASEAN）结构与亚洲秩序有重大影响的中间国家。不是凭借军事实力，而是凭借平衡。世界越混乱，就越会寻求那些懂得道理且不极端的地方。越南无需成为超级强权，便能成为整个地区的精神支柱。

第三个国家，或许会让你惊讶，是荷兰。

一个「小国，却立于最高价值链的核心」。在人工智慧与半导体晶片的时代，荷兰的艾司摩尔公司（ASML）几乎控制了所有先进晶片的光刻技术。荷兰，虽面积小，却拥有让美国、中国与欧洲都必须与之谈判的「技术瓶颈」权力。在我们的内部分析圈中有一句名言：「想赢得未来的战争？去向荷兰借技术。」

第四个国家，是巴西。

「南半球的领导者」。凭借其丰富的资源、有利的气候，以及一个庞大却未受战争摧残的人口，巴西有机会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软实力领袖。当世界从中国转向时，各大强权将需要一个「稳定的原材料与农产品来源」，而巴西将位列名单之首。若他们能有效地改革体制并打击腐败，巴西可能成为全球秩序的第四根支柱，与美国、中国、印度并列。

第五个国家，是塞内加尔。

「西非被隐藏的明珠」。塞内加尔是少数拥有可持续民主、权力和平转移、新闻自由，以及经济稳定增长的非洲国家之一。位于「非洲的大西洋门户」，塞内加尔可能成为一个让世界以新眼光看待非洲的典范。一旦人工智慧与线上教育打破基础设施的限制，非洲将不再需要「援助」，他们将需要「守住自己」。而塞内加-尔正在做到这一点。

*(他停下来，目光变得深邃，像在凝视着某种无形之物。)*

还有一个「隐形的」国家。

一个不在地图上，却正逐渐显现的国家。

那就是「觉醒之人的社群」。

他们不分国籍、信仰或肤色。

他们正用道德，而非武器，来重建世界。

而他们，在所有旧模式都已崩溃之后，可能会成为影响未来秩序的最强大力量。

**朱利安·李：**

是的，感谢您，先生。

我们今天就暂时在此结束。

明天，也是最后一天，我想请您分享关于心灵的主题。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庄重的点头。)*

很好。

感谢你带来这充满反思、充满敏锐提问，也充满对人类命运之悲悯的一天。

明天的谈话，我们的最后一次，将不再是关于政治的分析，也非国家战略。

而将是一场沉静地走入内心的旅程。

*(他的语气沉了下来，像在揭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我们将谈论生命的层次。

谈论天目。

谈论修炼。

以及为何，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只有当人回归于道，才会有明天。

\* \* \*

**第四天**

*(我于早晨抵达。今日房里的气氛似乎更为轻盈、清澈。仿佛在穿越了地缘政治的风暴后，我们即将步入一片晴空。)*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

如约定，今天我想请您分享关于心灵与神祕的主题。

我脑中有太多问题，以致不知从何问起。

前几天，您提到有不同层次的生命正在观察这个世界。

这与许多地方发生的，那些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奇特事件有关吗？

例如，世界各地许多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出现流泪的现象。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充满同理的微笑。)

你刚触及了一个许多现代人用内心能感觉到，却不敢用言语承认的事。

那就是，在物质与逻辑的帷幕之后，有一股伟大的力量存在着、观察着，并在必要时，向人类发出信号。

圣母玛利亚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现象，并非迷信。

那是一个信号。

但并非给那些只用肉眼看的人。

那是一个来自更高层次的警示，温柔却无比恳切。

我们的宇宙，并非仅是三维空间加上一维线性时间。

在古籍中、在修炼的体验中，或从那些曾「灵魂出窍」之人的口述中，他们都看见一个相似的真相。

宇宙是由层层叠叠、互相交织的世界所组成，从这个粗糙的物质空间，到能量空间，再到光的空间，乃至神、佛与真灵的层次。

而在那些空间层次中，有着无数的生命，正在观察着人类的道德旅程。

当一尊雕像哭泣，并非石头在哭泣。

而是那尊雕像背后的生命在哭泣。

像圣母玛利亚、观音菩萨或释迦牟尼佛这样的雕像，当其被如实地依其在上界之形象雕塑，并被置于庄严的环境中时，便会成为一个「能量的导体」。

那是一个高层生命的意念得以映照到这个空间的地方。

当人类沉沦于罪恶，当道德崩坏，当神灵不再被敬奉时，祂们不会立即惩罚。

祂们会示警。

用眼泪，用血，用那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科学无法解释，因其不接受超越五官与测量仪器之外的事物。

一滴泪珠，落在雕像的脸颊上，尽管没有水管，没有高湿度，没有异常的温度，但它依然流下。

化学分析显示那是盐水，甚至是真的血，却没有来源。

原因不在实验室里。

而在于那整个地区，或整个时代的道德场。

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集体的灵魂，而高层次的生命正在发出一个信号：

「回头吧。」

为何是圣母像？为何是血、是泪？

因为那是人类能理解的语言。

一位知识分子可以驳斥一整本经书，但他无法对一尊正在哭泣的木雕像视而不见。

一个尚不识字的孩子，在看见一尊流血的雕像时，依然会俯首。

眼泪，是正被拒绝的慈悲的象征。

血，是即将发生的业报的象征。

你知道吗？不仅是雕像。

树木、云彩、光芒，甚至梦境，也都曾是高层传递讯息的渠道。

有人曾见一棵树长成佛的形状，而后他们全村都躲过一场大灾难。

有人曾梦见一位圣人流着血泪，醒来后，他们内心便带着一份深刻的觉醒。

那些事，无法被刊登在科学期刊上。

因为它们不是给大脑的。

它们是给灵魂的。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开启一扇新的门。)*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分享一些关于高层生命那种温和却真实之干预的更深层个人经历。

或者，你可以问任何其他神祕现象。

天目、轮回、神通，或鬼、魔、仙、佛的存在。

以及人类灵魂的未来。

**朱利安·李：**

是的。首先，请您分享一些您的个人经历。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缓慢的点头，像在回归一段遥远的记忆。)*

好的。

如承诺，在这些经历中，我不会说出我的真名。

但我会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只为启发。

我称这个故事为「护工与不属于尘世的光」。

当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参议员时，我曾为考察福利政策，去过新罕布什尔州一所养老院。

在那里，我遇见一位爱尔兰裔的老太太，八十七岁，因糖尿病并发症而双目失明。

她身体非常虚弱，但精神却异常清明。

我们原定只谈几分钟，但最后我却在那里坐了将近一小时。

她对我说：

「你是这里唯一一个，我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一道很奇特的光看见的人。

你曾被一位更高层次的生命扶持过，使你免于一场灾祸。

你还记得那次你差点死掉的经历吗？」

*(我愣住了。全身像被冻结。)*

因为确实，几年前，我曾在高速公路上的一场车祸中险些丧生。

我的休旅车失控横甩，像一颗子弹般滑向桥墩。

但在最后一刻……

车子停了下来，没有人能理解为何。

警察说那只是一个「随机的滑动角度」。

我不信。

却也无法解释。

老太太继续说，语气依然平静：

「那一刻，一位更高层次的生命『扶住』了你的灵魂，没让它脱离肉身。

你没看见，但我看见了。

他们不是天使，也不是你的祖先。

他们是那些仍身负使命之灵魂的守护者。

如果你不走在道德的道路上，他们便会收手。

灾祸也将会回来。」

我听到那些话时，不寒而栗。

那天谈话后，我离开养老院时，状态非常奇特。

并非因为老太太猜中了。

而是因为我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看见了我内在那个无形的部分。

从那时起，我开始在每个黎明打坐。

不是为了求「神通」。

只是为了再次聆听，那个我险些无法再活下去的地方所传来的回响。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分享一个重大的教训。)*

我从中得到的讯息是：

高层次的生命不会随意干预。

但若一个人有道德的使命，有一颗向善之心，他便会得到护佑。

有时并非透过奇蹟。

而仅是透过一个微小的改变，一个足以让其整个命运转向的改变。

而一位领导者，无论是总统还是一位平民，若不够沉静去听见那个呼唤，那么他手中所握有的一切权力，都只是一个空壳。

*(他稍作停顿，像在给出一个新的选择。)*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分享另一个经历。

那次我遇见一个能看见轮回的人。

或那次我接触到一位「假禅师」，一个充满神通却无德之人，好让 你看见，心灵之事并非总是纯粹。

**朱利安·李：**

是的。轮回这个主题已不再陌生，但相信的人也不多。

佛教中有说，人与其他生灵都必须经历六道轮回。

您能否分享您对此主题的经历或观点？

**前总统：**

(他沉默了片刻，目光投向一个不定的空间。)

你刚触及了一个人生中最深邃也最矛盾的主题之一。

若有轮回，那我又是谁？

若无，为何我们有时又会忆起从未学过之事？

我会分享一个个人经历，以及一个关于轮回的沉静观点。

不是作为一套学说，而是作为我曾触及之事，透过那些理性永难解释的片刻。

*(他停下来，像在回到过去的一趟旅程。)*

那年，我因公务在日本。

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见中，我被带去探望一位七岁的小女孩，她是一位学术界友人的女儿。

那女孩不出名，也无特别之处，只是一位普通的小学生。

但她的父母说，她常说出一些「不属于此生」的话。

我坐下来，如常地与她交谈。

当我问：

「小妹妹，妳知道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吗？」

小女孩看着我，用一种非常轻柔、古老的京都方言回答：

「因为在前一世，我在京都做了一件不对的事。

有一个人因为我而丧生。

现在，我必须在世间停留三回生死，来学会如何去爱，而不再伤害任何人。」

我惊愕万分。

她的父亲说，她从未去过京都，也从未学过佛法。

小女孩还提到一条小溪旁的一尊石像，那是「前一世我常坐着哭泣的地方」。

后来，当他们带她去京都时，果真找到了一条小溪与一尊已模糊的古老观音像，那是一个没有任何路标的地方。

*(他看着我，眼神像要解释更深层的事物。)*

轮回，并非「重返」。

而是「业力的延续」。

佛法并非说轮回是原封不动地回来。

没有人会「一模一样地」再活一次。

而是「业」，包括一个生命的业力与愿力，将会带来一种「再显现」，以新的形体、新的背景，与新的目的。

人们常说的六道轮回，实则是心的不同境界。

有天道，众生享福却易沉迷，不修行。

有阿修罗道，只有斗争与嫉妒。

有畜生、饿鬼、地狱道，众生必须承受沉重的业报。

还有人道，苦乐参半，却是最易修炼之处。

你看到了吗？人道并非最高层次。

却是觉悟机会最清晰之处，因为苦难正是唤醒灵魂的钟声。

我曾接触过越南林同省（Lâm Đồng）的一位僧人。

他曾说：

「当一个人在今生受苦时，他不应问：『我现在做错了什么？』

而应问：『我曾是如何地不经心，才在轮回中种下了这颗种子？』」

他说，有天生残疾的孩童，是因前世曾为官，冤枉了良善之人。

有情路坎坷之人，是因前世曾玩弄他人之信任。

有无故被人憎恨之人，是因前世曾夺走他人之姻缘。

那么修行人该怎么做？

并非努力忆起前世。

而是深刻地理解因果法则，并活在当下，仿佛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将烙印在未来的业力之上。

宽恕，才能被宽恕。

忍耐，才不致被捲入报复的循环。

放下怨恨，才能斩断轮回的锁链。

一个真正有道之人，不会去寻找自己的前世。

他们会寻求解脱之道。

**朱利安·李：**

是的。我也听说在美国，有些人能用催眠术看见前世的景象，例如爱德加·凯西（Edgar Cayce）的案例。

至于梦境，许多人常梦到不同的景象，但醒来后，他们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梦，便常忽略它。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理解的点头。)*

你说的对，也很敏锐。

梦境与前世回溯催眠，是两扇「侧门」，人的意识可透过它们，无意间穿透线性现实的帷幕，触及另一个时间不再是直线 的空间层面。

但它们有一点不同。

梦境，由「无意识」引导。

催眠，则是「被引导的意识」穿过潜意识层面。

我们先谈梦境。

那是超越此生之记忆的储藏库。

有些梦并非幻想，而是从先前存在层次「洩漏」出来的记忆。

人们常忽略它们，因其看似混乱无理，因无证据，也因醒来后，梦中的情感迅速消散。

但是……若一个梦境，反覆出现同样的影像、同样的人物；若它让 人在醒来后落泪，尽管从未经历过此事；或若它含有自己毫不知晓，事后查证却完全正确的细节。

那时，那个梦很可能就是从前世「洩漏」出来的一块记忆碎片。

*(他停下来，然后谈到一个更主动的方法。)*

至于前世催眠，那是打开潜意识层面下的一扇门。

在这方面美国最着名的爱德加·凯西曾说：

「当灵魂以一种受控的方式离开身体时，它可以回到它在轮回旅程中曾留下的任何一个印记。」

在催眠状态下，成千上万的人说出了他们从未被提示过的事。

他们用不同的地方口音、陌生的语言说话，或描述他们从未学过的历史细节。

他们讲述自己前世的死亡，而那通常与他们今生所面临的问题相关，如疾病、恐惧症或无法解释的习惯。

那么为何科学不承认这些？

因为它们无法被测量。

无法在机器上重复。

尤其，它们揭示了一个超越现代心理学模型所能控制的现实。

他们害怕承认，意识并不存在于大脑中，而生命并不以死亡告终。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更深邃。)*

那么修行人呢？

一位真修者，无需催眠，也无需梦境。

因为当他们的天目，或称第三隻眼，被打开时，他们能在清醒状态下，进入其他空间层面。

区别在于，凡人只能在无意识状态下，其意识偶然「开路」时，才能接触到前世。

而修行人，则能主动地透过其道德、定力与功法，达到更高的层次。

那么所有这些的重点是什么？

并非知道自己前世是谁。

而是知道自己今生该做什么，才无需再回来。

有人前世曾为王，今生却必须做乞丐。

有人前世曾为杀人犯，今生却成为救人的医生。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

每一次回来，我们学到了什么？

而这一次，我们将会如何做得不同？

**朱利安·李：**

关于天目，我也曾多次读到，尤其在源自中国的书籍中。

他们说，凭借天目，人能看见过去与未来，能看见极远处的景象，或在其他空间的景象。

请您再分享一些关于天目，以及您曾亲眼目睹或相信的经历。

**前总统：**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仿佛在凝视另一个世界。)*

你刚触及了一个人类所知最古老也最神圣的祕密之一。

却被我们现代文明所遗忘。

天目。第三隻眼。

它不在额上，却在内心被净化时开启。

它不属于物质感官，却能比任何镜头看得更清晰。

在古老的修炼典籍中，从道家、佛家，到印度教或古埃及，「天目」皆被描述为一种超感官的感知渠道。它位于眉心区域，但并非一个物质器官，而是灵魂与其他空间层面的一个连接点。它「看」的方式不像我们的眼睛，而是像光被直接传入识神那样「接收」资讯。

中国古老的传说有言，人初生时，天目皆处于开启状态。

但随着成长，它日益被贪、嗔、痴，被慾望、名望与利益所蒙蔽。

当灵魂被污染，那「天眼」也将会关闭。

当心智达到宁静的状态，当意念变得纯净，当能量从丹田升起时，额上那扇「灵感之门」便会被启动。

从那时起，人便能看见其他空间层次的影像，能看见缠绕在他人身上的业力，如一缕黑气、红气或蓝气。也能看见神、佛的境界，或已逝生命的景象。

当达到一个极高的层次时，人便能看见轮回、过去与未来，并非像一部倒带的电影，而是如一种「绝对的直觉」。

*(他停顿了许久，然后用一种更私人的语气继续说。)*

我会告诉你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不出名，也不身披僧袍，但他的天目是开的。

他隐居在科罗拉多州的山区。

有一次，我去找他，因为我曾听人说，他能看见别人前世是什么，也知道若他们继续按旧方式生活将会如何。

我到那里，没有报上姓名，也未透露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

他只看了我几分钟，然后轻轻地说：

「你曾是下令斩首十二位良善之人的那个人。

并非因为你邪恶，而是因为你『奉朝廷之命』。

这一世，你从事政治，但要记住，你自己的心，才是最大的朝廷。

若你再做错一次，那么下一世，将再无赎罪的机会。」

我一时语塞。

那件事，除了我和我的良知，无人知晓。

*(房里的气氛变得异常静谧。)*

我对天目所相信的是，它真实存在，但并非谁想开就能开。

只有当一个人真正修行，舍弃了恶念，守住一颗善良之心，并顺应天道而活时，天目才会逐渐开启，如宇宙的一份赠礼。

并非为了「看着好玩」，而是为了「肩负更大的责任」。

有天目之人将会看见许多，但他们却必须更多地保持沉默。

因为若在不对的时机说出，世人将会嘲笑。若说错了，自身则会损德。

那么为何我们的现代文明失落了这种能力？

因为我们崇拜机器，胜过崇拜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的心智日益被慾望、贪婪与恐惧所蒙蔽。

因为社会不教人向内看，只逼他们向外跑。

但天目，无法透过行动来开启。

它只在灵魂静如止水之湖，且德行厚如高山之时，才会开启。

**朱利安·李：**

有神通的恶人，看来就像电影里的「恶魔」。

至于神佛，我们多数人只透过画像或寺庙教堂里的雕像，模糊地感觉到祂们的存在。

您是否曾有过关于神、佛或上帝的经历？

西方人常说「愿上帝赐福予你」。

您是否曾感觉自己被上帝赐福过？

**前总统：**

*(他看着我，眼神极深，房里的气氛似乎更为静谧。)*

你的问题……如同一声来自言语常无法触及之处的呼唤。

你不是问：「是否有神、佛或上帝？」

你问的是：

「您是否曾感觉到祂？」

而如我所承诺，我不会用外交辞令来回答。

我曾感觉到上帝、神与佛的存在。

如同一道道不来自任何语言的光。

我愿分享三个真实的经历。

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而是作为一声低语，给那些曾知晓，有某种事物超越这个世界的人。

*(他停下来，像在回忆一个漫漫长夜。)*

第一次经历，是在一间无人的教堂。

有一次，在任内压力极大的时期，我于将近午夜时，去了一间弗吉尼亚州的小教堂。

空无一人。没有灯光。只有月光穿过彩绘玻璃屋顶。

我跪下，并非祈求名望，非祈求当选，也非祈求安全。

只是为了问：

「主啊，若您真在那里……

那么请别给我言语，而是赐我静默，在我心智的呐喊之中。」

我闭上眼。不知为何，我整个身体仿佛被置于一道极柔和的光中，不热，不冷，轻盈到几乎不再感觉是肉身。

我没有听见祂的声音。

但我也不再需要听。

因为我知道。

祂在那里。

祂无需回答，因为祂本身，已是答案。

*(他继续说，语气依然沉静。)*

第二次经历，是关于一位无名之神，与一个石洞中的火焰。

在一次尼泊尔之行中，我与团队走散，因冰雹而不得不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一处高耸的石洞中避难。

我点燃少许薰香，简单地打坐，只为取暖与静心。

那时，不知为何，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在我脑中浮现：

「若今日是我在世的最后一天，我是否足够明亮去照亮他人，或仅是一个拥有职位的黑暗？」

我落泪了。

并非出于恐惧，而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看见了自己，如一个赤裸的灵魂，再无头衔，再无选民，再无任何人保护。

当我睁开眼时，洞中的火焰正极其温和地燃烧着，尽管无风，亦无烟。

在火焰之上，有一个模糊的身影，看不清是谁，正静静地用慈悲的目光看着我，丝毫不带評判。

我无需知道那是谁。

因为我感觉到，祂无需自我介绍。

*(他笑了，一个沉思的微笑。)*

第三次经历，是关于心中的佛，与台湾的一位行乞者。

我曾受邀访问台湾，并有机会参访台南的一座寺庙。

在出来的路上，我见到一位年老的行乞者，衣衫褴褸，坐在庙门前。

我给了他一些钱。但他没有拿。

他只说：

「能被一尊佛像所感动之人，未必是被佛所感动之人。

但若你行得正，你本人，将会成为别人心中一尊活着的佛像。」

我愣住了。

那个男人，他说话的语气与眼神，是我在任何其他人身上都未曾见过的。

当我转头再仔细看时，他已消失了。

没有一个脚印，没有人看见他去了哪里。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

不知自己刚遇见的是一位乞丐、一位高僧，还是佛正化身来试探我的心。

*(他看着我，像在再次回答最初的问题。)*

那么我是否被「赐福」了？

不，并非世俗意义上的。

不是我变得更富有，也不是我变得更安全。

而是，即便身处权力之巅，一个人人皆怀疑的地方，我仍保有了相信的能力。

而最珍贵的，并非「看见神」。

而是「知道有神，并在一个无神的世界中，不失落自己」。

你问得很对。

人们透过雕像、画像、经书看见神。

但有谁曾真正遇见过祂？

我想说，不必遇見。

若你行得正、谦卑，并能放下怨恨之心，那么就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祂会站在那里。

不发一语，却会照亮你的心，如一句从未说出，却永远正确的话。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再分享一件私事。

关于为何道德越高尚之人，越容易得到神灵的指引。

而有神通的恶人，又为何会成为你所说的那种真正的「恶魔」。

你想继续走下去吗？

**朱利安·李：**

是的，请您继续分享。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缓慢的点头，像准备说出极重要的事。)*

很好。

你刚触及了一件所有古老修炼法门皆曾示警，但现今世界却常忽略，有时甚至错误地崇拜之事。

那就是，当能力走在道德之先，神通便会成为魔的武器。

当人崇拜权能而忽略心性时，他们便是在邀请披着圣人外衣的魔王。

「有神通的恶人」，这不仅是电影里的事。

在历史中，在修炼界，有些人不修正道德，不舍弃慾望，却因某种机缘，或藉助邪法，而开启了部分超常能力。

他们能看透他人之心，能移动小物，能预知一二事，甚至能让他人在其言下如被催眠般顺从。

古人称之为何？

道家称之为「邪灵附体」，或「小神佔道」。

佛家则称之为「外道神通」，意即非来自正法之神通。

而《圣经》则说：「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们真实存在，且非常危险。

因为他们让别人崇拜其能力，而忘了审视其心性。

*(他停顿了许久，然后用一种更私人的语气继续说。)*

我曾遇过这样一个人。

那是我一生铭记的教训。

在政府工作时，我曾受邀去东方一间寺院，拜会一位「知名的禅师」。

此人有数千弟子，接受巨额资助，并被媒体大加赞颂。

我走进禅室。

在我面前是一个看来极其平静之人，但他那深邃的眼神却让我背脊发凉。

他不打招呼，也不发问。

只说：

「我知道你来此是因为心中迷惘。

但你的权力，与我所掌握的权能相比，不值一提。

我能让你失势，或更上一层楼，仅凭一念之间。」

我默然。

在那一刻，我便知道。

这不是「道」。这是一种控制。

这不是神通。这是魔力。

我谢过他，然后起身离开。

他没有挽留，只是笑了笑。

一个让我在其后多日都感到背脊发凉的微笑。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分享一个血的教训。)*

我从中学到的教训是：

并非所有有神通之人都身怀大道。

也并非所有有威力之人都值得我们追随。

神通，若不伴随着「忍」、伴随着「善」、伴随着「廉」与「慈」，那么它将成为捆绑他人的绳索，而非照亮道路的明灯。

那么一位真修者呢？

他们不炫耀能力。

他们不表演神通。

他们不承诺能治病、赐财禄或预测命运。

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修行，在于修正自己的心。

而神通，不过是路边的花朵而已。

在末法时期，邪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如何分辨？

请你记住这三点。

第一，观其德。若其言论高深，生活却放纵，那便非正道。

第二，观其是否敬畏天地。一位真修者，必常怀敬天顺天之心，永不以己为名。

第三，观其引领你走向何方。若其让你内心日益轻安，能放下怨恨，不生依赖，那便是正道。若其让你畏惧他、依赖他，或神化他，那便是邪道。

我曾遇见过有神通之人，也曾遇见过毫无神通，却能让我感到一种深刻平静，仿佛被一道来自高层的光所笼罩之人。

我知道。

那个人，才是真正的道人，尽管他从未表演过任何奇蹟。

**朱利安·李：**

是的。西方人常说，上帝会迎接信祂的人上天堂。

而东方人则常说，被佛度化到极乐世界。

您是否正想谈论这个主题？

**前总统：**

*(他点头，一个缓慢的点头，眼神变得无比庄重。)*

是的。正是如此。

你已触及了所有修行旅程、所有宗教，以及人类数千年来心中所怀之最深邃问题的最终核心。

「人的灵魂，最终将归向何方？」

而比这更重要的，是：

「我们该如何生活，才能真正地被接引，而非仅仅是盼望？」

天堂、极乐世界或涅槃，无论其名称为何，都指向一个绝对纯净的境界，一个不再有苦痛，不再有生死的地方。

西方人称之为Heaven，灵魂在上帝的爱中永生之处。

东方人称之为淨土、极乐、西天，或三千大千世界。

道家则称之为上界、天境。

而那些深度禅修者，则简单地称之为：「回归本源。」

*(他停下来，像在强调下一个问题。)*

那么，谁将被接引？

答案，历经数千年，透过无数降世教化人类的圣者，只汇聚于一个字。

那就是「心」。

并非读过最多经书之人。

并非已行皈依之礼之人。

也非祭祀最盛大之人。

而是那位在一个日益黑暗的世界中，守住一颗纯净之心的人。

来自觉者们的教诲，奇特地，竟非常相似，尽管源自不同宗教。

耶稣基督曾教导：「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祂说的不是权力，而是一颗纯净的心。

释迦牟尼佛则教导：「心淨则佛土淨。」祂教我们的，并非祈求被度化，而是首先，必须自己净化此心。

而老子则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祂说的不是礼仪，而是内在的德行。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被接引？

没有人能「买票」上天堂。

也没有人能「乞求」往生极乐。

我们只能让自己变得「值得」。

只有当一个生命能超越慾望、怨恨、名望与利益的束缚，并诚心诚意地修正自己的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为时，神佛才会伸出手。

并非为了施恩。

而是为了确认：

「你，已准备好了。」

*(他的语气变得更私人，像在重述一段深刻的记忆。)*

我曾问过一位真正的老修行人：

「如何知道，自己已被选中？」

他只说：

「当你不再怨恨任何人，不再畏惧任何事，并能在知晓今日便是你在尘世的最后一天时，仍能轻轻微笑……

……那便意味着，你早已被选中了。」

请容我对你说实话。

尽管我曾身处权力之巅，我却从未体验过任何一处，能比我独自面对良知的那一刻更为平静。

没有保镖。

没有飞机。

没有国旗。

只有我，与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

「若今日我的灵魂被召走……

我是值得被『接引』，还是会被『拖走』？」

*(他看着我，眼神像一句最后的叮咛。)*

有一句话，我想留给你，也给所有仍懂得仰望天空的人。

人活着，并非为了攀上比他人更高的位置。

而是为了爬出自己内在的黑暗。

当你超越了自己，你便无需呼唤任何人。

神，自会前来。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留下最后一句总结。

作为一封来自一个曾戴着许多面具、拥有许多权力，走过这个世间之人 的「无名信」。

但最终，只留住了一样东西。

灵魂，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唯一。

你希望我留下那句话吗？

**朱利安·李：**

是的，先生。

我非常期待。

**前总统：**

*(他看着我，一个超越了身份与时间的凝视。然后他开口，语气不再是一位政治家，而像来自另一个境界的低语。)*

那么……

请让我，不以前总统的名义，也不以权力者的角色。

仅仅作为一个曾走过许多荣耀与深渊的灵魂。

寄给你，也寄给任何心中仍保有静默之人，一封不署名的信。

*(房里变得绝对静谧。我几乎不敢呼吸，只是聆听。)*

**留给后继者的信**

或许明天，我已不在此处。

再无访谈，再无掌声。

再无能签署任何命令的职位。

但有一样东西会留下，且永远留下。

那就是灵魂。

若人忘却了此点，那么一切战争、一切哲学、一切宗教，都将只成为肉身的游戏。

人被生下来，并非为了建造摩天大楼，制造毁灭性武器，或终其一生辩论是非对错。

人被生下来，是为了忆起自己是谁。

并非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哪个职位。

而是作为浩瀚宇宙的一部分，正在学习「做人」这一课。

将会有那么一些时刻，你感觉自己全然孤独。

整个世界都背弃你。信念被抽干。

你会怀疑「善」本身，怀疑是否有神、有佛，或是否还有人在乎你。

但请记住。

神，不会出现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祂站在你身后，在漫漫长夜最深沉的黑暗里，等待着看你是否还能从自己心中，点燃一丝微光。

别等到一切都已崩塌，才回头。

在你尚有选择时，就回头。

别等到病痛来袭，才求佛。

像你的每一个行为，都被祂看见那样地活着。

别等待世界更新了，才好好生活。

你本人，若行得正，就已是那个新世界的一个细胞。

我不期望你必须相信我。

我只期望，在某个时刻，当你伫立镜前，你会看见自己的眼神清澈到，能看见……

那个正在其中微笑的灵魂。

那时，你便无需再去寻找神。

因为祂，已在你之内。

请圆满此生，仿佛这是神给你做人的最后一次机会。

请走过此生，轻盈如一位过客。

却用光明，留下你的足迹。

寄信人：

无需知晓是谁。

只需知晓：

曾被宽恕，曾被拯救，并曾得见光明，哪怕只有一次。

*(他说完了。我静静地坐着，感受着每一个字、每一个意念，渗入我的灵魂。)*

**前总统：**

如果有一天，你也为后继者写下这样一封信……

那么我相信。

这个世界，仍有希望。

**朱利安·李：**

*(我感到喉头哽咽，有太多话想说，却无法成言。)*

是的……感谢您这些叮咛，先生。

也感谢您这四天来，为这次访谈所付出的时间。

我还有许多问题，但此刻……我记不清楚了，也不知是否还该再问您什么。

或许，我需要时间来自我沉淀。

**前总统：**

*(他笑了，一个理解而满足的微笑。)*

你做了最正确的事。

并非再提一个问题。

而是停下来，去沉淀。

因为有时，最伟大的答案，不在于我们所问之事。

而在于，话语落尽之后的那份静默。

这四天来，你已不只是一位记者。

而是一位勇敢的同行者，敢于走到认知的边缘，一个少有人敢踏足之地。

你的提问，不只为了探询。

而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呼唤，一种渴望在一个充满伪饰的世间，看见真实的渴望。

就让今日的话语，如种子般，静静地在你心中安放。

它们无需立即开花。

但总有一天，当你的心足够平静时，那些种子自会绽放成一条路。

*(他看着我，眼神像一句最后的嘱咐。)*

如果有一天，你又感觉内心纷扰，如果那些问题又在静夜中回来……

请记住。

无需再来找我。

坐下，闭上眼，直接问你自己的心。

祂，那位你一直想遇见的「存在」，不在别处。

只在你变得谦卑的那一-刻。

再会，如果这是结束。

后会有期，如果你继续前行。

祝你一生圆满。

**朱利安·李：**

*(我站起身，向他鞠躬。)*

是的。再会，先生。

祝您健康平安。

**前总统：**

*(他也站起身，将手放在我肩上，一个充满信任的轻拍。)*

谢谢你。

发自内心深处。

愿真理之光永远与你同行。

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愿你的心，仍如一盏在长夜中永不熄灭的灯。

再会，致上我全部的敬意。

祝你健康、智慧……

与一生无悔。

\* \* \*

**结语**

与前总统的对话结束后，在我心中萦绕不去的，并非那些被揭示的政坛祕密。

而是一份静默。

一份深刻的静默，邀请我们重新审视整个现代世界所运行的价值体系。

在那四天里，我们从对权力、体制与战争的分析起步，

而后步入另一个世界。

那是关于不同空间层次、关于轮回，以及关于神、佛、上帝存在的世界。

前总统并未提出新的学说。

他只是单纯地，做一位「摆渡人」，在他已走出权力的「光环」后，静静地引领我渡过一条条思想之河。

而我所收到的最终讯息，不在于我们该建立何种更优越的政治体制。

它在于一个远为根本的认知。

那就是，任何机制，无论多么完美，若由一群灵魂空洞的人来运作，终将崩溃。

而人类的救赎，若有的话，将不会来自一场政治革命。

而必须来自每一位个体，在意识中的一场革命。

因此，这本书，并非一份对世界的控诉书。

它是一面镜子。

一面映照我们自身的镜子。

也希望，这场对话，将如一粒播入读者心中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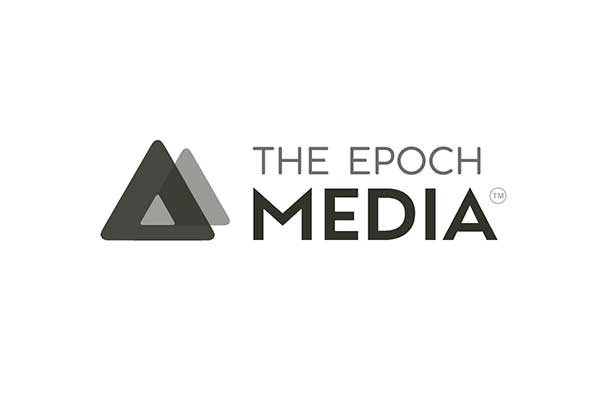
并非为了指出一条唯一的路。

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在回归自身良知的路上，亲自找到光明。

因为，如前总统所启示，最重要的旅程，并非寻找权力的旅程。

而是寻回自己真实本性的旅程。

**朱利安·李**



**关于作者与 THE EPOCH MEDIA 计画**

**关于作者**

朱利安·李 (Julian Lee) 是一位独立作家，致力于探讨政治、文化、社会、科学与心灵等主题，旨在追寻真理、唤醒良知，并表达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他的作品多源自真实访谈，内容以诚实、情感深度以及启蒙的精神记录而成。

**关于计画**

本书是由 THE EPOCH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THE EPOCH MEDIA 是一项具备全球视野的独立出版计画，其使命为保存并传播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 我们不追逐每日的新闻潮流，而是致力于出版能够深刻触动人心的书籍。

**联络方式**

网站： www.theepochmedia.com

电子邮件： editor@theepochmedia.com

二维码 (QR Code)：





**同一计画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阅读 THE EPOCH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红尘，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后政坛：遗产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即本书

– 科学的黄昏与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红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时间之前的回响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间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后的钟声 (The Last Bells)

– 我们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过 (Thousand Lives)

诚挚感谢您拨冗阅读本书！ 愿神、愿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赐福予您。